

說部叢書
第三集第十九編

紅鴛鴦豐葉

下冊

上海商務
印書館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2298

紅鴛豔牒卷下

第六章

是日天氣晴朗。微風徐來。姑娘的裙腳。爲風所吹。翩翩作蝴蝶飛。田間鮮艷奪目的紅罌粟花。向着那煦煖的陽光。點頭稱賞。姑娘此時伸出一隻手來。與第茨莫列斯握手行禮。他二人同立樹蔭之下。這一邊是高塔。那一邊是古堡。你看我。我看你。脈脈含情。殷殷吐意。真是一幅極美麗自然的行樂圖。畢竟還是傑桂林不好意思。羞答答的縮回了手。說道。我此番再也料不到將軍此番回來。指引着這許多鎗彈礮子。直向我這所破屋中射來的。第茨莫列斯面上頓露出一種徧促不安的樣子來。低頭咬脣。納悶半晌。方勉強答道。我早知道不該如此冒失的。但是姑娘也得原諒我。也叫做無可如何。並不是我故意要這



般幹的。而且我在上面的時節。時時刻刻掛念着姑娘。只願姑娘已經覓得一個千穩萬妥的藏身之地。躲避起來。論理呢。姑娘曾經救過我的性命。如今我這樣的報答姑娘。也很不合報施的道理。傑桂林不待他詞畢。卽將足尖在地。上用力一蹬。伸出一隻纖手來。牽住了莫列斯的衣袖說道。不用再講了。我說的是笑話。誰指望你要認真的。老實說罷。我非但不能怨你。而且也沒有受甚麼驚慌。我也並沒有躲避。我在那邊樓窗上。望着你在天上飛呢。第茨莫列斯聞言失色道。阿呀。你當真嗎。我說。：姑娘發恨道。你須明白這一層。萬一法蘭西國家必須將我這所房屋化成齏粉時。我也是甘心犧牲的。我法蘭西祖國無論要我甚麼。我都願意犧牲。第茨莫列斯道。我也很知道你是甘心爲祖國犧牲一切所有的。我敢說一句。我從有生以來。從沒見過一個女子。像你姑娘這樣富於血性的。我昨天也曾向少佐說過。不錯。這回兒倒提醒了我了。我還

沒見過少佐。報告我所探得的軍情呢。咱們等一回兒再見罷。可笑我昨天也是這樣的匆匆忙的告辭而去。想不到今日又要向姑娘暫時的告別了。傑桂林聽罷。粲然一笑道。隨我來。我引你見少佐去。我本來想要到那邊去探望一家人家。可憐他們今日早晨。遭了火災。如今不知怎麼樣了。說着。用手向戰濠那方指了一指。第茨莫列斯道。這真叫做無妄之災。那一家人家也總算不幸極了。咱們該怎麼樣去周濟周濟他們纔好。姑娘搖頭道。這個不妨等一回兒再商量。你且幹你的正經事兒去。說罷。仍向走出來的那扇門邊走去。第茨莫列斯向那管飛機的技師打了一個招呼。也便隨了姑娘走來。這時候。這位少年軍人心窩兒裏。不知甚麼似的。他看姑娘的舉止行動。處處足以動人憐惜。頓覺心旌搖搖。不由自主起來。原來姑娘剛纔在草地上。用腳尖這般一蹬。其中大有神通。大有感應力。不但是蹬倒了幾根野草。而且這位少年將軍心

坎兒上也好像很很的蹬着了一腳尖。脈搏的速度。頓時加增了數倍。眼簾之內。宛然看見昨日在那一髮千鈞之時。姑娘舉起雙腕。轉動那飛機的翼子。那種情景。覺得姑娘一身之上。除了這一個實缺的美字之外。還得加上一個虛銜的勇字。這般美而且勇的女子。真可算得是天仙化人。生平從沒見過一個凡胎肉體的人。可以比得他上的。所以他那方寸之中。自從昨日起。直到如今。只有一個他。對於這一個他。又是感激。又是羨慕。又是欽佩。直欽佩到五體投地。確信無疑的。以爲宇宙之中。祇應有一個他。萬萬不許有第二個女子。敢癡心妄想的去比擬著他。他心中諸如此類。一派的胡思亂想。不隄防姑娘忽的掉轉螻首。說起話來。倒把他嚇了一跳。只聽姑娘說道。少佐說你在空中追下去。探聽敵人的去處。你可能告訴我。他們如今究竟退了有多遠了。少年道。我未回來之前。他們已經退了約摸有十個噤囉密達了。而且他們敗退的情形。

非常之狼狽。說着已走到牆邊。第茨莫列斯忙替姑娘開了門。還是讓姑娘在前引路。跨上了階石。走進中堂。只見一個衛兵在餐室門口站着守衛呢。姑娘便向第茨莫列斯說道。將軍請進裏面報告軍情去。我就在這裏等一等兒。回頭和你同去探望那遭殃的人家何如。第茨莫列斯臉上紅了一紅。答道。這可不是好極了嗎。我決不能多耽擱。馬上就出來的。姑娘道。就煩你代問一聲兒。少佐如果要派我去看護傷兵。只消吩咐一聲。我就去。第茨莫列斯點頭答應。向那守衛的噤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話。只見那衛兵推開了門。讓他進屋去了。這裏傑桂林站着等候。心中大樂。眼看着天井裏全是一色的紅藍服裝的健兒。來來往往。忙個不了。那壁廂卻是馬隊在那裏放青。老披雷和小吉恩二人穿花蛺蝶般。在那裏和兵士們搭訕着。這屋子裏呢。又是自己國軍的少佐。帶着一班國軍的軍官。在那裏開法蘭西的軍事會議。第茨莫列斯果然安穩。

穩的飛回來了。那人兒說話略覺遲緩些兒。那種憨態。着實可笑。面上卻帶着勇武的態度。有時也似乎有些剛愎的模樣兒。卻並沒有峻刻殘忍意思。想到這裏。定一定神。曲轉雙腕。兩手擦入腋下。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忽然想到前面站的。卻是一個兵士。含羞不迭。再看那兵士也只在二十上下。在那裏望着姑娘嘻嘻的笑呢。傑桂林也便以一笑答之。口中說道。我眼見你攆敵人過去的。是不是。只見那兵士也笑答道。不錯。我是馬倉隊長部下的一名正兵。我們在姑娘窗下經過時。要早知道在樓上觀戰的是你姑娘。我們追敵人還得跑的快些兒呢。我們當兵的人。還怕甚麼呢。姑娘道。你真是個壯士。你在家時也有甚麼意中人沒有。他道。怎麼沒有。我那意中人叫做彌彌。我被徵當兵的時候。他向我哭的怪可憐兒的。姑娘你不信。我給你瞧。說着急忙解開了胸前層層的衣襟。直解到貼身一件褂子。纔見他胸前掛着一個小照片兒。只

見他揚揚得意的指着那照片兒說道。我帶着他殺敵人打勝仗呢。將來得勝凱旋時。我便得先會他去。說到這裏。門鈕響動。他便站了一個筆挺。只見門開處。第茨莫列斯走了出來。含笑說道。這下子我給沒事的人兒一樣了。咱們到那邊去探望那家失火的人去。至於那些傷兵。少佐已經說過。今日並不算多。已經吩咐送往後方醫院中診治去了。傑桂林點着頭。旋轉身來。向第茨莫列斯對面站住出神。原來姑娘剛纔因見了那兵士胸前的小照片兒。一時愛情勃發。不能自禁。如今見面前的第茨莫列斯。將皮盔往後一推。戴上了便帽。益發顯得那小方臉蛋兒。又英武。又俊俏。神氣勃勃。與那衛兵差不多兒。心想咱們國家有這樣的少年英雄在沙場打仗。那有不佔優勝之理。心中雖作如此想。腳步兒卻早已動了。一時穿出天井。直向那小門走來。老披雷見了第茨莫列斯。急忙東一歪西一跛的奔將過來。口中嚷道。恭喜將軍。連忙鞠一個躬。又

說道。小老兒靠將軍的洪福。居然還活在世上。其實我先前心中。那裏還想得。到再能得見將軍呢。爲了那汽油的事。他們將我這老賴子用這般粗的索子。箍了起來。我那小孫兒的小賴子。也是照樣兒的箍了整整的一個週時。我們爺兒倆。時時刻刻。只打算着要回老家去了。我老頭兒本也早該死了。只是那小孩兒。可真是可憐。靠天的福。將軍如今回來得早。還好。總算是我們的造化了。第茨莫列斯聽了這話。便回首向着姑娘一笑。恰巧姑娘也要向他說話。四個瞳兒打了一個照面兒。他覺得姑娘大有哀憐之色。口中解說道。老披雷和小吉恩。被他們捉做抵押品。富萊特立協統押着他們。一來做個質證。二則也是殺雞嚇猴兒。要我們知道他的權威罷咧。第茨莫列斯道。我倒着實的連累了你了。但是這也是免不得的事。不然。咱們今日怎麼會認識呢。傑桂林無意之中。答了一句道。如今你也回來了。我的心也放下來了。說完之後。似乎覺得

這話說的過於親密。不好意思起來。只得打個岔兒。向旁邊站着的那老頭兒說道。披雷。你快去吩咐馬賽。我要他趕快預備飲食。給少佐和那一班軍爺們吃用。你也不妨在那邊幫他一回兒。告訴他說我立刻就要回來的。蒧茨莫列斯隊長。咱們快走罷。我看過了那婦人之後。就得趕回這邊來呢。言猶未畢。二人已同步向前走出了門。上了田邊那小道兒。不急不忙的走來。只見前面瑪麗珊列斯的屋頂已去。裏面尙是冒出濃濃的烟霧來呢。他倆看得呆了半晌。此時受傷的人。已經被紅十字的救護車送往山岡那邊去了。這裏溝邊就有許多人在那裏掩埋屍骨。田畝之中。罌粟花的紅色。襯着碧綠的野草。益發顯得鮮艷奪目。這位少年軍官的目光。全注在女郎臉上。大有色授魂與之概。只聽他說道。姑娘。請你丟了這隊長的稱呼。再將我這姓上的蒧茨二字抹了去。以後就拿莫列斯相稱何如。因爲我姓的下半節。正與我名字相同。昨日早晨。

我只怕已經將這話告訴過姑娘了。姑娘便順口叫了一聲莫列斯。又凝住秋波說道。這個名兒。在法國也有。在英國也有。我狠喜歡這個名兒。那少年含笑答道。我這名兒在姑娘嘴裏喊出來。格外覺得香豔可愛了。請姑娘再叫我幾聲何如。傑桂林嫣然一笑。連喚了兩個莫列斯。柔聲說道。這名兒在英國人嘴裏喚來。覺得剛強些。在法國人嘴裏喚出來。又似乎覺得美麗些。先生還是愛英武的呢。還是愛美麗的呢。少年答道。最好是英武和美麗合在一起。都是我所愛的。於是兩個閃爍如電的目光。又團團將姑娘的影兒包住。胸中有無限衷腸話。一時全從目光中傳達出來。只見他呵呵大笑道。惟有姑娘纔能當得這英武和美麗兩種的形容詞。我只消將眼睛一閉。就能見姑娘在我面前旋轉那飛機的翼子呢。姑娘臉上頓時又飛起紅來。喚了一聲先生。第茨莫列斯道。這一付情景。我莫列斯一輩子也忘他不了的。前面敵人的鎗彈。猶如雨點。

般飛來。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我飛機面前。抓住了葉板。使勁轉他過來。身臨着極危險的境地。心中卻能從容不迫。真是難得。真是少見的。姑娘道。這不是當面說謊嗎。你那理想也未免太過分了些。你怎麼知得到我心裏不驚慌呢。老實給你說罷。我那時其實驚慌的了不得。你這一猜。就猜錯了。少年道。萬不能猜錯。只是猜不到家就是了。說着。四個眼珠兒又廝鬪起來。二人情怡心適。攜手同行。明明是一片龍爭虎鬪的決死場。頃刻間變成了郎憐卿惜的行樂地。真所謂蒼狗白雲。變幻無窮。大千世界中。無非是如是如是而已。一霎時。二人已走到了目的地。只見瑪麗正在鄰家屋裏哭得和淚人兒一般。訴說被災的情形。原來是一個炸彈從空中飛下來。炸出來的火星。延燒房屋。當火起時。他因一時匆促。只顧帶得兩個孩子。其餘一切所有連房屋及器具。盡已付諸一燼。這位大慈大悲的姑娘聽到十分酸心時。幾乎要陪他滴下眼

淚兒來。蒂茨莫列斯究竟是軍人性格。最忌是哭。眼睜睜的望着自己心中。目中的這個美人。將那痛哭流涕的村婦。抱在懷裏。撫慰勸勉。未免也有些英雄氣短起來。恨不得立起身來就走。好容易等到姑娘說完了話。一同走出門來。向田徑中走去。走了半晌。一言不發。到後來還是莫列斯先開口道。這所在真好風景。我往常理想之中。常願自己能在鄉間置一所別業。將來歸老休養。豈不是件大痛快的事呢。姑娘道。這裏的田地基業。我家世代相傳。已有五百多年。我領你四面去遊覽一回。何如。莫列斯道。這是我所深願。那有不好之理。像這樣的兩尊古塔。着實有些古風。瞻覽一回。便能使人心醉神迷。想入非非了。姑娘點着頭說道。用過點心之後。我再領你去。我如今要去看看那點心。不知預備得怎麼樣了。莫列斯贊成道。好好。我也要去看看我那伙計和飛機怎麼樣了。說罷。便摘去便帽告別。姑娘也笑答一禮而去。這裏莫列斯目不轉瞬的

望着姑娘。進門之後。隨手將門掩上。自己無事端端的歎了一口氣。便走往那邊去看飛機。不一回兒。老披雷尋了過來。請進去用點心。到得裏面。與衆軍官一齊進食。席間依舊是傑桂林的主席。惟有客席上面。盡已變了自己本國的軍官。姑娘心中自是喜歡不提。單說席散之後。姑娘依舊帶着莫列斯走出了天井。這時候紅藍間色的軍隊。結着伴兒歡呼暢飲。好生熱鬧。他二人穿過天井。便走到西邊那尊古塔之下。那扇小門旁邊。只見門上掛着的那把舊鎖。已經被德國兵檢查時毀壞了。二人推進門後。只見一條窄小石梯。彎彎曲曲。直通至塔頂。塔的內部。是一間一間的小房。從前原本是住人的。如今卻堆積了許多廢物殘器。塔壁間有許多小窟窿。從那窟窿裏透進太陽的光線來。有無數的蜘蛛蟲豸。向着那陽光歡欣跳舞。原來從前戰爭時候。守衛的弓箭手。就從這窟窿裏射出箭去。此時塔內寂靜無聲。二人的足步聲。格外覺得響亮。第

茨莫列斯帶走帶說道。咱們倒好像是走到烟囪裏面來了。只消將這裏的地板和塔頂取去。豈不就成了了一個大大的烟囪呢。這不是我今天早晨指引咱們軍隊射擊的方向嗎。你可知道他們德國偵探。在比利時時。是怎麼樣指引他們的軍隊的。他們竟將禮拜堂的塔頂。燒起火來。白晝顯烟。黑夜發光。做他們射擊的目標。你不知道咱們這一次戰爭。射擊術益發的比前進步多了。只要用算術推算出一個角度來。槍礮子彈。依這角度射擊出去。所以萬一射擊時。尋不到那真正的目標。只要有一件東西。比那真正的目標。略為高些的東西。也可拿來作為目標。姑娘問道。那麼那高的東西。不就狠危險了嗎。第茨莫列斯道。還說甚麼危險呢。要知道戰爭的事。原非兒戲可比。要說到危險。那一件事不是危險的呢。說話時。已走到了樓板上面。擡起頭來。就是塔頂。此處除了東一堆西一堆的破爛器具之外。空空如也。一無所有。壁間隙縫中。吐出太

陽光線。五顏六色。倒也艷麗可愛。第茨莫列斯道。有趣。姑娘走乏了。何不就在這裏坐一回兒。說着就拖過一把破損的太史椅來。吹去了塵土。讓姑娘坐了。自己卻找了一個破箱子。翻了過來。也陪姑娘坐了。姑娘說道。這個所在。我倒不覺的乏。我也不知來了多少回數了。小時候差不多整天的在這樓上玩耍。天天如此。不會厭的。第茨莫列斯便問。姑娘整天的在這樓上幹些什麼事呢。姑娘笑道。做夢呢。我那時時常設身處地。把自己當是一個公主。像我祖宗一般。在戰國時代。小諸侯你侵我伐。我這村堡。適當其衝。敵軍攻入境來。我便帶了許多親信的武士。避進塔來。我親自督率衆將。拚死抵禦。奔來奔去。勉勵衆將。須各忠心報主。他們便奮力射擊。敵人退避不迭。有時敵軍來勢過猛。竟致奪我村堡。攻我雙塔。我那時呼籲無門。驚慌已極。及今想起。尙覺驚魂未定。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秋波微動。笑着說道。我這理想中的許多將軍們。果然忠武。

勇敢。百折不撓。有時受了重傷。流血滿地。我便在旁看護。用絲巾繃住傷口。你想我手中只有一條絲巾。那能濟得甚麼事。這個的傷口纔繃紮好了。那邊又受了傷了。奔過去。還是將這塊絲巾替他繃了。好像我那一塊絲巾。有絕大的神通似的。說得自己止不住笑了。便問道將軍。你也做過這樣的夢嗎。或是這種夢。只有我們小姑娘們做的呢。那隊長也笑道。誰不是一樣的呢。不瞞你說。我直到如今。還有這幻想的習慣哩。從前也是糊裏糊塗。莫明其妙。如今卻明白是幻想罷咧。傑桂林點着頭又說道。這幻想裏面又像是希望。又像是妄想。對人又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種幻想。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第茨莫列斯搖着頭說道。這個我卻不明白了。這是屬於心理學的事。我是一介武夫。怎麼講得出這深奧的理論來。但是無論如何。姑娘所處的境地。處處都可以發生這種幻想。姑娘你這貴堡裏面。不知經過了多少盛衰興亡的故事。還有許

多偉人先烈。奇功偉績的歷史。姑娘從小到大。口誦心記。揣摩崇拜的。都是這些事。自然不免要生出幻想來了。說到這裏。頓了一頓。一雙俊目。又與姑娘的秋波合了一合。接着說道。我從前好像讀過一本書。這本書名兒。現在可記不起來了。那書上說是凡人久居在一塊地方。便與這地方發生出互相的關係。共同的感情來。姑娘這貴堡。就是這書上所說的地方了。這裏頭有一種口舌筆墨所不能形容的勢力。似乎古人有許多未竟之功。要待千百年後的後人。紹復大業的意思。含蓄在這古塔之中。姑娘你道是不是。姑娘聽說極表同情。蒹葭莫列斯見了。益發得意。因又說道。姑娘的令先人。遺傳下這種古雅的產業來。使這山水的靈秀之氣。多鍾在姑娘一人身上。先烈所竟的奇功偉業。多擱在姑娘一人肩上。所以姑娘身入此塔。未及造峯登極。便有許多先烈所留下的喜怒哀樂。灌入姑娘腦海之中。要知這種古蹟。是極其神聖靈應的。這塔

的已往。固然是有一篇極有價值的歷史。便是他的將來。也不能沒有一篇歷史的。你想昨日此時。這古塔不是還在敵人的掌握之中嗎。今天依然還我河山。這不是這塔的歷史中極痛快的一節嗎。於是望着姑娘笑說道。你看我不是也同你一樣有許多的幻想嗎。姑娘柔着聲音問道。這果真是還是幻想不是。我實在不明白了。但是將軍所說的話。語語深得我心。我小時候糊裏糊塗。坐在這裏。望着這太陽光線中的微塵。遊湧飛舞。燦爛奪目。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直到如今。這飛塵還是如此。說也奇怪。我只一見了這飛塵。我的幻想便層出而不窮了。直到年紀稍長。纔能覺得你剛纔所說的那一番意思。覺得這塔中潛在的一種勢力。似乎能夠鼓勵我的志氣。發揚我的精神。使我想慕先烈。忽而慷慨悲歌。忽而歡欣舞忭。有時想到我何幸而得做了他們的後裔。這是何等的榮譽呢。我便喜之不勝。及至想到既做了我先烈的後裔。就該做一點

轟轟烈烈的事業。方可免了污辱我先烈的榮譽。只可惜我不幸爲女子身。不能上馬殺賊。在那沙場之中建功立業。想到這層。就不免樂極生悲了。第茨莫列斯道。這又何足爲奇。這奇字還沒出口。便想到自己的口氣不對。與這姑娘纔見得兩次的面。那裏就配說這種不謙遜的言語。未免不好意思。急忙縮住話頭。只好立起身來。走到牆邊。從隙縫中張望對面的山景。其實眼簾之中。早被姑娘的影像。遮籠住了。那裏還能透出光來。看得清對面的山景。正搭趣着。想起方纔的唐突。已是無從掩飾。便索性回過頭來。姑娘見他這般東張西望。不免詫異。微微一笑。第茨莫列斯便趁勢說道。咱們倆何妨大家來幻想一番。姑娘你就假定做這村堡的公主。當然要稱傑桂林公主了。我呢。就算是公主的一個忠心的武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保護着你。又假定這村堡現已困入重圍。我就擁護着公主避在這裏。憑仗我這口寶劍。總要永遠保着你。只是

我那劍呢。說着。便隨手拾起一根破椅上脫下來的棍兒。手裏掄舞着。口中說道。就把這玩意兒當了我的劍罷。姑娘見他這等行爲。忍不住大笑起來。一張櫻桃般的小口。瓠犀全露。幾乎合不攏來。一邊笑。一邊學着那公主的口吻答道。我那勇敢的莫列斯將軍。你真是我忠心盡職的臣子了。我既有了你這樣一個糾糾桓桓的勇士。和那椅腳做的寶劍。憑那仇敵如何利害。我還有甚麼畏怯呢。蒹葭莫列斯得了這般的稱贊。一發高興。猛不防颺的一聲。把那理想的劍。擊在自己的手腕上。破了一大塊皮。流出血來。真個是血流漂杵了。便大聲呼道。唉呀。公主。我受了傷了。快用公主的絲巾替我繃紮起來。我還要力戰到底呢。一邊說着。就顛狂似的衝上前來。一膝跪下。伸出那受傷的手來。姑娘便真個用纖手輕輕接住。雖然是那溫香軟玉的柔荑。恰好好像有千鈞之力一般。直把蒹葭莫列斯週身的纖維血管。都受了非常的激刺。看官須知這肉體

的接觸。真正是愛情的興奮劑。霎時之間。幻想雖然是過了。只這個頂天立地的男兒。卻依然服服帖帖的跪倒石榴裙下。心裏想着這位姑娘竟是屬我的了。擡眼看時。只見姑娘正低着頭。目不轉睛的注在那創口上。一種輕憐痛惜的神情。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又見那黑油油的雲鬢。白嫩嫩的粉頸。接觸得近。一發看的清楚。姑娘一面用絲巾繃紮。一面用手輕輕的撫摩。第茨莫列斯覺得那纖指所經的地方。便似受了一種神祕的魔術一般。不但沒有半點痛苦。反覺得非常愉快。恨不得創口再加寬些。多繃紮些時。方纔稱心。不多時。姑娘已經繃紮停當。正色說道。壯士。句這是有名譽的創傷。是你盡了極勇敢的责任得來的。現在繃紮好了。不覺得痛的利害麼。第茨莫列斯答道。先前只是痛的慌。只是一碰着公主的手。便好似黏去了一般。這些時一些也不痛了。說罷。擡眼看時。恰好正和姑娘的眼光打了一個照面。兩下就像行了一個注目。

禮一般。這一個禮只把姑娘臉上的紅雲慢慢的行上來了。只見他星眼微錫。梨渦全暈。連耳根鬢腳都一色的鮮紅起來。一時之間。那閱歷滄桑飽經世變的古塔上。靜悄悄的。只有那白鴿兒在這一對癡男女頭上。打磨旋兒。咕咕的鳴聲。好像在那裏喚他的伴侶。日光從壁縫裏射進來。便如一道一道的金光。金光之中。好些的微塵。上下飛舞。沒個休歇。就同人類熙熙攘攘。勇往直前一般。唉。戰爭這兩個字。不知生出許多的剎那因果。就如那亞墨其頓時代的初期。多少的新婚夫婦。往往今日結褵。明朝分袂。硬着心腸。撇下了如花似玉的新人。去幹那出死入生的勾當。先只望戰勝歸來。重溫舊夢。只是誰又能彀靠得住歸來呢。說不盡的望夫石化。壯士不還。可憐那溫馨甜蜜的光陰。恰恰的祇過得一日。真個是流水駒光。稍縱卽逝。宛如夢幻泡影一般。說來好不動人感慨。閑話休提。且說那蒨茨莫列斯跪在地上。望着那姑娘酡顏如醉的樣兒。

不由得越看越愛。知道自己方纔的言語。打動他了。便跪攏些。低聲喚道。傑桂林。傑桂林。公主。姑娘聽見直喚他的芳名。知道是來求婚了。免不得羞怯起來。臉上的紅潮乍退。兩頰上陡然現出白色來。慢騰騰只把秋波一溜。一言不發。只在這一溜之中。卻像含着無限的柔情密意。第茨莫列斯一見。便知是芳心已經默許。便一躍起來。輕舒猿臂。早把姑娘的香軀抱個滿懷。低着頭。把臉龐兒。偎在姑娘雲鬢之上。又喚了一聲公主。姑娘此時也便隨和着伏在他的懷裏。一動也不動。那時屋簷上的白鴿兒。日光中的微塵兒。兀的鳴的鳴。舞的舞。但是他兩人。正在細細的咀嚼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滋味。那有閒心注意那身外之物呢。這一刻的光陰。真正是他兩人亘古常新。極高尚美滿的紀念。雖然是目成心許之後。接着便握手接吻。卻算得是發乎情。止於禮。得男女用情之正呢。半晌。姑娘方輕輕的喚了一聲莫列斯。第茨莫列斯也忙回喚

道。我愛。喚莫列斯作甚麼。姑娘側了一側香軀。兩手還是緊緊握住莫列斯的臂膀。含着笑說道。便是……便是莫列斯不就穀了麼。還有甚麼呢。第茨莫列斯也喚了一聲傑桂林。又緊緊摟了一會。姑娘方纔輕輕掙脫了身體。忽然問道。你說我那過去的先人。也能知道咱們今天的事麼。第茨莫列斯答道。我想令先人倘若能够知道。也是一定贊成的呢。姑娘又紅着臉。嘻嘻的笑道。咱們今天幻想的結局。豈不是極有趣味麼。第茨莫列斯道。正是呢。姑娘此時不禁又發了思古幽情。回想到這古塔的歷史上去。對第茨莫列斯道。你不是說我先人也是贊成的麼。我也希望如此。可憐我是我家中最後的一代了。我父親死後。沒一個子息。秦璠的姓。到我而止。說到這裏。姑娘覺得這話頭未免有些敗興。又轉過笑容。飛了莫列斯一眼。道。這也不必多說。只是今天的幻想。可算是恰到好處呢。雖則是一根破椅做的寶劍。一個法蘭西女郎充的公主。那勇敢

的武士。居然得尙公主。這不是弄假成真麼。第茨莫列斯道。說什麼法蘭西女郎。你要知道。咱們倆。正是國際聯盟的愛情呢。便是我那愛情的初步。也正爲你是個法國女郎呢。但是……姑娘接着說道。我和你見我姑母去。他老人家看了你這般人品。也是很喜歡的。說着臉又紅了。推第茨莫列斯向樓梯邊來。第茨莫列斯一定要和姑娘一淘兒下去。一面談笑着。就並肩攜手。緩緩下來。第茨莫列斯道。我想咱們沒有請過他老人家的示。便定了婚約。豈不是失禮的狠呢。姑娘道。我也是這般想。但是他老人家決不會見怪的。並且我姑母也是最有感情的人。他先還說要辦茶點。和馬島大佐接風呢。又說大佐是我先父的老友。咱們趕緊下去。還來得及。現在幾點鐘了。莫列斯便用左手掏出時表一看。說道。差不多五點鐘了。傑桂林道。咱們在塔上好一會兒了。兩下又望着笑了。只這笑聲中。迎面聽見有升樓的腳步聲兒。一步一步的越快越近。好像

下面有人追趕似的。蒧茨莫列斯緊緊的圍了姑娘的腰。睜眼望着。一面迎着腳步聲兒下去。走到半路看時。卻見一個紅藍衣服的兵士。這兵士見了他兩人。便舉起手來行了一個禮。說道。奉馬島大佐的命令。請隊長立刻到天井裏去。

第七章

蒧茨莫列斯回了一禮道。你去說我隨後就到。這兵士便轉身下梯去了。蒧茨莫列斯緊握了姑娘的手腕。三步兩步的走下扶梯。眼簾之中。好像受了異樣的感觸似的。姑娘見了這急急忙忙的樣子。臉上就不免現出驚慌之色。問道。莫列斯大佐喚你做甚麼呢。莫列斯答道。知道呢。大約總有什麼差使麼。兩人攜著手到了下層的門口。向天井裏看時。蒧茨莫列斯只往上一望。早明白大佐喚他的原故了。便鬆開手向東方天上一指。只見那邊天上一個極大的東

西鼓着兩個張開的翅膀。微微的垂下。不是個軍用飛機是什麼呢。只見他那尾巴似的舵葉。也斜垂着。那黃色肚皮上畫著個短短的黑十字架。分明是一個德國偵探飛機。這種飛機。德國人取他的名字叫做「鳩」。一見他飛翔在上。便是不祥之兆。因為他常常先來偵探敵人的動靜。後面的大隊。就緊跟着來了。這裏馬島大佐同着一班法國軍官。都站在天井中間。望着那德國飛機進行。第茨莫列斯見了。便撇下姑娘。連忙走上前去。颯的舉起手來。行過了禮。口中說道。參見大佐。大佐回過頭來道。隊長。你看見那東西麼。第茨莫列斯把遠鏡一揚。只見那飛機正在那山谷上盤旋飛舞呢。便點頭答道。看清楚了。大佐繃着眉頭道。真悶人的很。這個東西。雖是無足輕重。只是今天早上答應我來的援兵。還沒見到。這飛機不知道是得着這個信來的呢。還是敵人反攻的先導呢。隊長。你能彀去查一查麼。第茨莫列斯答應能彀。大佐又道。很好。他若

攻擊你。你只管設法避開他。但傍着他飛行。偵探敵人的形勢就是了。萬一免不了要戰鬪時。也得等他先動手。總之凡事仔細小心些就是了。姑娘那時站立處。離第茨莫列斯不遠。大佐和他所講的話。姑娘一五一十聽個清楚。不由的胸中小鹿兒亂撞起來。替第茨莫列斯捏着一把汗。平時呢。姑娘卻不是那偷生怕死。怯於公戰的人。只是這個時候。姑娘一寸芳心之中。已貯滿了穠情密緒。卻像換了一個人一般。以爲方才古塔訂婚之後。莫列斯便是自己終身仰望的人了。如今眼睜睜的見他要去。身當極險。便免不得有些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起來。偏那不做美的飛機。在斜陽影裏越飛越快。只向這邊衝來。姑娘這一急。幾乎失聲叫出苦來。好容易緊緊閉着眼睛。連氣兒也不敢出。卻像等着那意中人受那法庭的裁判似的。耳邊廂又聽得第茨莫列斯答應了大佐。立刻動身。睜眼看時。只見莫列斯早已走開了。奉了這般重大的使命。臉上一

點懼色也沒有。聲音也洪大了。那一種雄糾糾的氣概。恨不得把那黃肚黑十字的怪物。立刻結果了才肯罷休。可不像方才在塔上那種孩子氣了。反把姑娘弄得怕又不是。不怕又不是。只好看着他拚死去罷了。走上前去。把手搭在蒧茨莫列斯的肩上。蒧茨莫列斯拔腳就走。只說了一聲傑桂林。你還不離開此地麼。仔細那東西會丟炸彈下來呢。姑娘也不回答。他於自己的生死。卻已置之度外。一心只罣念着莫列斯。半晌才說道。你是……你是就上去麼。蒧茨莫列斯點頭道。這是大佐的軍令。一面說。一面向着大門方面走去。門外便是他自己的飛機所在。姑娘緊跟着他走。答道。我統通聽見了。只是你我今天得相聚。便長歎了一聲。又道。我也知道你是個軍人。這軍令是違拗不得的。但是你能彀答應我一句話麼。蒧茨莫列斯便問什麼事。姑娘道。大佐方才不是囑咐你凡事當心麼。我愛就只你。你能答應着爲我的分上。還要格外當心些。可

依得麼。莫列斯已走到門口。說道。那個自然。你不消望念着。時候已經不早了。就只一回兒功夫了。我快要上機去了。你也該回到屋子裏去了。裏面到底安穩些。姑娘搖了搖頭道。你趕快走。我要等你飛上去了才進去呢。兩人便穿過大門。跑向前去。

只見掌舵的正站在機旁候着。蒹茨莫列斯呼道。狄克預備好了麼。狄克回答說。小可聽得大佐有令。早收拾停當了。咱們就上去麼。蒹茨莫列斯點點頭。伸手便去取眼鏡和面具。姑娘握住了他的手。仰着臉。要他接吻。蒹茨莫列斯也顧不得就要動身。忙張手抱住姑娘。低着頭接了一個吻。正在這接吻的當兒。姑娘陡然勇氣勃發。掙脫了身子。大聲喊道。快去快去。先上去打碎了那東西。再回我這兒來。因爲姑娘此時忽然猛省國家事大。愛情事小。又想起蒹茨莫列斯的飛行本領。不在人下。一定可操必勝之券。所以反爲一疊連聲的催他。

動身了。

第茨莫列斯又望了姑娘一眼。方戴上面具。掌舵的連忙跑向前面。只等他主人加油生火。便將那舵葉轉動起來。不消一刻。機器早動。掌舵的便飛跑過來。從後面攀緣上去。只見那舵葉越動越快。火力一足。那飛機便從地上騰起。直向天空鑽去。姑娘仰首望着。胸中敵愾心。愛戀心。一起一伏。只生怕第茨莫列斯遇了危險。只見他越飛越高。在空中兜着一個圈子。忽地又飛過來。在姑娘頭上經過。摩托的響聲。隆隆的如輕雷一般。姑娘失張失智的向後面跑回。正跑時忽被地上的草根絆倒。這一交。卻把姑娘跌清醒了許多。不由的嗚嗚的哭。心中也害怕起來。一逕又跑進了小門。到了天井。馬島大佐同一班軍官依舊站在那裏。那些步兵也丟了遊戲。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站着。張開口。望着天。猶如一羣小孩子一般。姑娘卻無心理會。只望念着自己的情人。慢騰騰的

行過天井。上了階級兩步。便立停了腳。仰頭望着天上。再也走不動了。那德國飛機。一見敵人上來。便也打起精神。祇想飛在敵人上面。施行攻擊。兩只飛機。便在夕陽影裏打磨旋兒。上面是莽蒼蒼的青天。下面是黑黓黓的山谷。兩個你來我往。硬想拚個死活。真是勢不兩立。姑娘望着一手按住胸膛。只着急得頭髮都散了一綯。蓋在眼上。也只用手向後面一抹。再也不去結他。呼吸也遲緩了。急出一身的香汗。口也張開了。眼花撩亂。站在階級上。忽然聽得身邊腳步聲響。接連又聽得馬島大佐粗率的聲音說道。姑娘。你的臉色很不好。你還是進裏面去歇息去罷。別在外面望了。你想大佐偌大年紀。什麼事不曾見過。方才見第茨莫列斯奉令之後。與姑娘一番情形。早瞧出了八九分。如今見姑娘這般呆望着。怕的是他急出毛病來。所以勸他趕快進去。姑娘此時心目中。卻只在這兩個飛機上。雖然聽得大佐說話。卻只搖搖頭。也不望他一望。心

中未嘗不感激他一番好意。況且大佐是有年紀的人。又與自己父親相識。不覺就把他當自己的親人一般。失口說道。我愛他哩。我愛他哩。一連說了幾遍。料想大佐一定明白他的意思了。大佐聽了。卻一些也不詫異。走近前用手攙扶了姑娘。說道。小姑娘不要害怕。這孩子〔指莫列斯〕也頗有能耐。必定會成功的。正說時。只見莫列斯的飛機不打磨旋兒了。只像鷗子般對着敵人衝去。卻微微飛上了些。那兩只飛機的路線。便相對了。只見那敵人像要逃避似的。向傍邊颺開。正在兩下捱着過的當兒。法國飛機上忽然火光一閃。又依然兜着一個圈子。姑娘覺得莫列斯飛在敵人的上面。似乎占了勝着。大佐也緊握着姑娘的手。說道。這孩子真能幹。真可教那敵人喪膽呢。你看……快要得勝了。你也會替他得意呢。姑娘問道。他不是比敵人飛得高麼。大佐點頭道。正是。你看呢。只見莫列斯依然高高的兜着圈子。那只大「鳩」也想極力的掙扎上去。恢

復他原有的地位。果然被他飛上去了些。只是比莫列斯的圈子還大。莫列斯忽然不依圓線飛行了。在空中一個筋斗。做一個8字式。正交在敵人的路上。直衝過去。又現出火光來。那「鳩」側了一側。也回了一敬。接連又是幾響槍聲。只是離地面太遠。聽不大清楚了。姑娘此時忽然想起從前見過的一張日本畫。畫着兩隻飛鳶相鬪。兩下用着翅膀嘴爪。戰鬪不休。正像今天的情景。並且兩隻飛機。也好像各代表各的種族性質似的。一個是輕標很悍。一個便穩健持重。正在想着。又見那「鳩」忽又升高了許多。莫列斯的機。一面轉身避他的衝突。一面遶到他的後面。轟擊起來。只聽一陣槍聲。便似放連珠爆竹一般。大佐喜歡得什麼似的。口中不住的喝采。再望時。只見那敵機在空中傾側不定。大約是已經受了傷了。再想飛上去。便有些費力的光景。只得向東方逃去。莫列斯也連忙趕上。比「鳩」飛的更快。早趕在他的前面。又發起槍來。兩下又轟

擊了一陣。那敵人這一次可再也飛不上了。便像迷了路的一般。沒個主意。只向一邊側去。不多時。便像一個大鱈的飛魚。掛在半空之中。接連幾個筋斗。完全的翻了個底。只見兩個小小的黑影兒。從機邊外緣跌將下去。可憐赫赫有名的德國恃爲所向無敵的飛機。便似脫了線的紙鳶。幾旋幾轉。悠悠揚揚的落下去了。好個莫列斯。殺了敵人。更不停頓。只對着小山向東北方飛駛。察看軍情去了。姑娘此時忽想起前日的礮火連天。何等熱鬧。不料倒做了這個落下的飛機招魂祭。正是盛衰不常。禍福相倚。本國目前雖然得勝。又何嘗可恃呢。想到這裏。由不得樂極生悲。神思昏昏。朦朧之中。又聽得一陣馬蹄聲。便是一隊騎兵去尋那飛機落下的所在去了。

卻說姑娘目擊了這些慘狀之後。幾乎昏暈過去。幸虧有大佐扶他進了屋裏。都不知道。耳朵裏只是營營的響。仔細聽時。卻是大佐和他說話。好容易睜眼

看時。自己已在餐室之中。坐在一張椅上。大佐一手扶着他。一手擎着杯酒。湊在他脣邊。那酒卻淌了一半。從頸頸上。流進衣領之內。姑娘不由得有些害臊起來。對大佐道。大佐恕罪。我連怎麼樣進屋子裏來的。全沒知道。真是慚愧得很。大佐把酒放在桌上。答道。這有什麼慚愧呢。你也真可算得是一個巾幗英雄了。莫列斯這孩子真有運氣。得了你這般的佳偶。又當你的面前立了功績。老夫若在早二十年。定要妬忌他。還要和他決鬪呢。說罷。呵呵大笑。姑娘輒洋洋的立起身來。扶住椅背。含着笑向大佐道。我這兩天接連碰着這許多可驚可愕的事。竟使我神魂不定。多謝大佐。照料我的美意。我現在已復原了。想要看看我的姑母去。大佐道。姑娘真令人起敬。不愧是秦璠家的女兒。本來打仗的事。驚心駭目。若是尋常女子。早不知嚇到甚麼田地了。現在你要去看令姑母。正好譚譚話。散散心。就請便罷。說罷。便鞠躬退出。姑娘等他去了。這纔端起

酒盃來。呷了幾口。想起莫列斯現在可以算得平安無事。方寸之中。便似一塊石頭落了下去。加之酒入歡腸。真是掃愁之帚。秋波之中。神采煥發。不像先前的頹喪了。又想到莫列斯頃刻之間。手創大敵。不愧是個好男兒。可詡自己的巨眼。想到此處。便不由得梨暈生春。芳心自喜起來。一直走進廚房。找着披雷。便吩咐他在外面探望。只要一見莫列斯的飛機飛回。便趕快來報信。吩咐之後。又到馬賽的房裏來。只見馬賽正和聖戴侯夫人在一塊兒說話。便對馬賽道。我有話和姑母說。馬賽聞言。立刻就避開了。姑娘瞧了他的姑母一會。便跪在面前。把一張緋紅的臉。伏在床沿上。緊緊握着他的手。輕輕的喚道。親愛的姑母。夫人也不做聲。只把雙手按在姑娘的臉上。捧他的頭仰起。然後用那雙無花的老眼。注定這一對妙年的秋波。點點頭。歎了一聲道。你只離開我一會。你的眼光都異樣的不同了。必定是遇了一樁極大的事情。這幾樁大事。都是

女人免不了的。第一。有了知識。便免不了男女的愛情。第二。便是結婚成禮。第三呢。結婚之後。便少不得是生育了。我也經過少年的時候。這都是免不了的。幾樁事。你快快告訴我。是不是第一件呢。姑娘見問。緋紅着臉。只得將如何和莫列斯塔上訂婚。下塔之後。如何德國飛機來襲。如何莫列斯奉令禦敵。自己如何替他耽心。如何空中戰爭的結果。如何現在只等莫列斯探信回來。一五一十。述了一遍。講到德國飛機跌落。莫列斯得勝的當兒。便由不得手舞足蹈。講到空中戰鬪的危險。又忽然口張目眙。夫人也聽得津津有味。便叫姑娘攏來。兩手捧着姑娘的桃腮。吻了一下。說道。你那莫列斯回來。必須帶來見我。我正要看看他是個何等人才。竟能使你在二十四點鐘的工夫之內。委身相事。正說着。忽聽披雷在門外高聲叫道。姑娘。那玩意兒回來了。挺大的機器。就像鴿子般飛向塔來。姑娘聽着。連忙跳起。一面答應夫人道。我隨後就帶他來。說

罷。抽身向外就走。生怕錯過機會似的。超近路。由廚房門走出外來。擡眼看時。只見那飛機還高高的在天上呢。只一側。早趁着斜勢降將下來。姑娘急忙跑上前去迎接。莫列斯也跳出機來。握住姑娘的手。姑娘便把一個身體都伏在他的懷裏。臉上雖然含着笑。喉嚨卻早哽了。只說道。莫列斯。勇敢的莫列斯。你得勝回來了。只是好不怕人。我一身的血幾乎不曾沸將起來。莫列斯連忙將面具揭去。和姑娘接吻道。我愛。我還要報告大佐去。消息不好的很。說着便走。姑娘也跟着走進牆門。只見馬島大佐和一班軍官都站在階基上。莫列斯走向大佐這邊來。姑娘也隨着近前。聽他如何報告。只聽得劈頭一句。便是大隊的敵兵正在進行。只見大佐眉頭一蹙。粗聲說道。敵人果然正在進行麼。咱們自己的援兵又在那兒呢。今天早上。答應着來的。還叫我守住這堡。專等後援。此刻還不見來。如何守得住呢。又對各軍官說道。列位也知道的。咱們現在的

兵力。只有一營步兵。雖然有幾尊礮。一些馬隊。也不濟事。雖說是還打得一陣。縱令敗了。不過戰死罷咧。被擒罷咧。只是於法蘭西都是有損無益的。我看只好暫行退守。再圖恢復。又問莫列斯道。你在上面也曾看見咱們那爽約的援兵在那兒呢。莫列斯回答不曾看見。大佐聽了。便不言語。站着沈吟了一會。面上露出憂愁之色。那些軍官也只面面相覷。一言不發。莫列斯轉身對姑娘低低說道。你聽見麼。無論咱們退守與否。你可不能等在這兒。想學昨天早晨的景象。恐怕再也沒有的了。趁着時候還早。快去收拾你和你姑母的東西。預備動身。我去請大佐指定一塊安全的地方。安插你們。我的愛。你能依從我不能呢。姑娘聽了。便頓了一頓。要知這個村堡。是姑娘生長釣游之地。姑娘又是個多情的人。一日要他拋鄉別井。自然難捨不過。時勢所逼。又拗不過情人的意思。便答道。莫列斯。你既是這般講。無論天涯地角。我總隨你去便了。說着就輕

輕轉身。遶過衆人背後。要想進裏邊去。大佐此時似乎打定了主意。擡起頭來。問姑娘道。你到那裏去。姑娘答道。到我姑母那兒去。我想大佐若是離開此地。我可再不能在這裏當富萊特立協統的招待員了。只有同着姑母避開的好。大佐道。你且慢着。一面又對各軍官道。各位。咱們且進屋裏從長會議去。我還有話和秦璠姑娘及你們各位商量咧。

第八章

卻說馬島大佐領了一行人走過廳屋。進了食堂。行路之間。大佐既不開口。衆人也不曉得大佐有何話說。不免有些驚疑。卻都靜悄悄的不做一聲。只有第茨莫列斯蹙着眉頭。心中老大的不悅服。覺得大佐叫傑桂林一同會議。耽擱了他收拾行李的光陰。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大佐的命令違拗不得。只好攜着姑娘的手。隨大佐走走。姑娘雖是軍人之女。軍事上的知識。卻很平常。如

今敵軍反攻。關係何等重要。大佐卻要他也列席會議。本來是希奇的事。姑娘卻並不在意。不過想起若依大佐退守的話。這村堡又要歸於敵人之手。心中便黯然不樂。不表各人的心事。且說大佐進了餐堂。指揮各人就座。各人便依次坐了。第茨莫列斯和姑娘也一排坐下。大佐卻站着不坐。開口說道。在坐諸位。除姑娘外。想都知道這座村堡。對於我軍戰略上的關係。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今早發令進攻之時。就奉了上官的命令。要我一面堅守。一面便派兵接應。也是爲的防備敵人反攻。據方纔第茨莫列斯隊長的報告。敵人果然要來。援兵尙未見到來。我們豈不要生生的被敵人逼退。受重大的損失麼。各位如有意見。儘可大家討論。以便決定軍事的進止。大佐說到此處。頓住話頭。用那炯炯的目光周圍一望。只見一個騎兵隊長立起身來說道。依某的愚見。現在情勢既然如此緊急。只好暫向後退。等得遇着後面的援兵時。然後合力反攻。

這是以退爲進之策。若是呆守此地。外援既緩不濟急。現有的兵力。又寡不敵衆。白白的丟了人馬。反爲無補於事。大佐聽了。點點頭。微微慘笑說道。依你意思。甚麼時候反攻呢。就在晚上麼。那個軍官答道。我的意思。也沒有限定甚麼時候。但是今晚如果來不及。我也極力的贊成。並且我們匆匆的退走。在敵人方面看來。以爲我們是沒有得抵抗力了。一定不防就會回來的。那時會合了接應的援兵。立刻反攻。正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面說。一面咬着指頭。鬚眉都動。表示他的決心。大佐道。足下此言。正合我意。又問。第茨莫列斯道。隊長。你看見向這邊來的敵兵。大約有多少呢。第茨莫列斯答道。就是今早在這裏的那隊驃騎兵。幾營步兵。一些機關槍。還有兩中隊的重礮。這是在第一段的。還有些軍隊在後面。那是不是開向這邊來。或是開往別處去的。我尙不能逆料。大佐聽了。又點頭道。假使都是向這邊來的。又如何呢。戰。句一定戰不過他。若

等他占領之後。從容布置。再想反攻。便費力了。我的意思。也是快退快攻。使他莫明其妙。措手不及。還算上策。就是我們自己的援兵遲到。雖不知何故。想也不過是在路上耽擱所致。大約離此也不遠了。遲早總會來的。各位的意見。以爲何如呢。有一個大尉道。常言道。慎重爲勇敢的美德。大佐急道。這不是勇敢的問題。這是只要那種計劃。對於國家。最有益處的問題。便是我也何常想平白的退卻。不同他決一死戰呢。那個騎兵隊長便道。就是立刻退走。今夜再來的一法。不用說了。那個剛纔發言的大尉。聽了便點點頭道。我們既沒有別的法子。就是這般便了。若是依我個人的意見。還是堅守在這兒。同他決一死戰。做個死中求活。但是如果一定可以再來。……那騎兵隊長插口道。豈有不能再來之理。豈有不能再來之理。馬島大佐再用眼周圍一看。只見衆軍官也有點頭默允的。也有勉強敷衍答應的。神色之間。都有不願退走之意。大佐不免暗

中起敬。姑娘在一旁見了這些糾糾武夫。一個個憤不欲生。義形於色的樣兒。也十分佩服。就是那主張暫時退走的。也爲的國家有益。並非貪生怕死。更覺智勇可欽。便悄悄對蒯萑莫列斯講佩服他們的心事。蒯萑莫列斯聽了。也只點頭不語。心中還是埋怨馬島大佐。不應留姑娘一同會議。議了許久。還是退兵。全無一點與姑娘有利害關係的事。平白的耽擱了人家的光陰。正想時。只見大佐又挺身說道。現在便決定暫退的法子。老夫一人是願負完全責任的。因爲老夫既奉令堅守。今日不見敵人。望風便走。若是出於無意識的舉動。自然應該受人唾罵。不過會合了援兵。一定再行反攻。老夫的意思已決。諸位都贊成麼。衆官都鞠躬應允。推開坐椅。正要離位。蒯萑莫列斯便對姑娘道。現在可以去了。快快和你的姑母去預備動身。我一面對大佐去說。姑娘聽了。由不得一陣心酸。想起祖宗締造的艱難。自己生長的所在。眼睜睜的便要雙手奉

獻歸於敵國所有。雖然只好答應。心中卻是說不出的苦楚。正用手扶着圍椅。掙紮起身時。只聽大佐又猝然說道。慢一點兒。還有話說。就是我們晚上再來反攻。還有十分注意的事。我還有點意見。要和你商量。說着又頓了一頓。衆人的眼光又通通注在他身上。第茨莫列斯重又坐下。有些不耐煩起來。用手放在姑娘手上。注意聽着大佐說些什麼。只見大佐眼望着桌。一會又朗聲說道。今天早晨。咱們攻破這堡。都是靠着第茨莫列斯隊長的大力。他在空中發縱指示。所以礮無虛發。得以成功。若是今晚反攻時。少不得還是要靠着礮彈。只是月光之下。總比不得白日。無論礮術如何熟練。距離如何切近。也難得描準。便是這堡內的兩個古塔。明明是天然目標。然到了晚間。也看不清楚。失了效力。大佐說到這裏。一面用眼光射到傑桂林姑娘身上。接着說道。今早我們進堡的時候。承秦璠姑娘的美意熱心。口口聲聲說道。區區一個村堡。供給國家。

算不了甚麼大事。老夫卻不敢小覷着這歷史上美術的建築物。不過若是姑娘能穀留在這兒……第茨莫列斯忽地跳起身來插口道。留姑娘在這兒麼。大佐見莫列斯打斷他話頭。便正色道。隊長。不要忘了自己的職分。快快坐下。第茨莫列斯受了這場申斥。便發急起來。兩臉飛紅。口中說道。但是……還未說完。早被姑娘拉他坐下。姑娘又對馬島大佐道。大佐。若是我留在這兒。又怎樣呢。大佐道。若是姑娘你留在這兒。隨便是你自己。或是你的人。能穀到西邊的塔上。等我們的槍聲一響。從塔頂上舉起火來。無論火把也好。別的東西也好。也不要多的時候。我們一見火光。便好描準。也可以鼓舞我們的勇氣。我們依着這火光的方向。要左便左。要右便右。便十拿九穩了。再說我難道不可以留下一個告奮勇的人。藏在這兒。幹這件事麼。只是他人必定要被敵人搜出。那時我們的計畫。便全成泡影。反叫他有了準備。惟有姑娘你在這兒。卻不打緊。他

們一定不留心你。你又是這村的土著。一發免了他們的疑忌。姑娘我所請求你的。不是爲我個人的事。也不是我們這些人的事。我是要看法蘭西的。分上。建此大功。若是你答應了。使我們能穀重來故地。我們固是要十分感激。但是也要姑娘你自己情願。不要出於一時勉強。但是你這個堡。卻是個形勢的地。敵人也未嘗不知此理。所以他決意要來襲擊。你若肯助我一臂之力。他們就是得了此堡。也不甚要緊。我與你令尊。也是好友。曉得你也是最愛國的人。就是無論何人。只要是軍人之女。和明白大義的婦人。遇了這樣的事。也必定當仁不讓。何況姑娘這般愛國的人呢。……姑娘也不等他說完。便一躍起身。眼中神采奕然。顯出他的決心。說道。穀了。馬島大佐。我願意留在這兒。幹這樁事。今兒早上。我所說的。就是我的家。我的性命。都是屬於法蘭西的。只要於國有益。或是能救那爲國決戰的健兒。就是要我犧牲身家性命。都是很情願的。不

用商量。更用不着請求的話。第茨莫列斯一手執着姑娘。一手壓在桌上。立起說道。大佐。我很反對此說。咱們堂堂鬚眉男子。反要求一個弱女子去代我們負這重任。蹈這危機。實在可恥。大佐。你所說的。我詫異得很。姑娘此時一心只記得國家。別事全不在意。也不理會莫列斯的話。攙着說道。馬島大佐。這個烽火要多大呢。大佐答道。能穀大最好。否則就是一個燈籠。或是一根火把。舉在簷上也穀了。我們離不遠。總望得着。姑娘又道。你總會望得的。我爲法蘭西的分上。允許你了。大佐由不得感動到了極處。走近前去。舉起姑娘的手。放在自己脣邊。慢慢的說聲亞們。又對各軍官道。你們應當致敬這個軍人的女。勇敢的婦人。這屋子裏的人。便都肅然起立。舉起手來行了個正式的敬禮。

馬島大佐對衆軍官道。傳令立刻退兵。第茨莫列斯卻依然站着不動。就像木雕的一般。攜着姑娘的手。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只等衆軍官行禮之後。一個一

個的退出。纔發言道。大佐舉烽火的事。固然是重要。現在我願告奮勇做這件事。若是傑桂林姑娘被敵人識破。那時何堪設想呢。姑娘慢慢的道。他們必定要搜查的。上次也曾搜過。大佐我很明白。這是樁險事。只是我並不害怕。又用那溫柔目光。對着莫列斯道。你去破那飛機。我不也是眼睜睜的望着你去麼。這都是義不容辭的事。如今輪到我了。這正是我爲法蘭西出力的當兒。你也不許阻攔我。莫列斯便向大佐道。既然如此。便讓我同他在這兒。檢查的時候。總有藏身的地方。無論如何。讓我試試看。大佐蹙眉道。隊長。你若在這裏。終久要被敵人查出。我也曉得你心中難受。這也叫做萬分不得已。我纔出此下策。你須原諒我。若是你在這裏。被他搜出。不但連累了姑娘。並且連我們的計畫也失敗了。還有一層。你也是我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要借重的時候多着呢。這種職分以外的事。我決定不願你去冒險。姑娘在旁邊聽着他們一問一答。

只點頭微笑。也不做聲。不過眼光之中。現出決斷之意。只見莫列斯紅着臉莽然的說道。我同秦璫姑娘。彼此都有愛情。你那裏懂得這些哩。若是你也曾經愛過一個女人。便不……大佐接着道。我有個女孩子。現在巴黎。年紀正和秦璫姑娘不相上下。我便和這女孩子的母親相愛。這樣看起來。只怕情愛之事。我還比你懂得多呢。我也不怪你。這種光景。本也是件難事。莫列斯還要鬪口。姑娘早一把攔住。一面又向大佐道。請大佐就命他去。他要冒險。於我毫無好處。若是我獨自一個。只怕還沒有甚麼大危險。我就是這樣辦。沒有別的說了。大佐點點頭。又道。隊長。你須服從我的命令。要你去。你便要去。這就是軍令。不可違拗。隊長聽了。嘴唇都急白了。只得說道。這樣讓我多留一刻好否。大佐應允道。很好。我叫你去時。再去便了。又對姑娘道。姑娘珍重。我致敬你同軍人一樣。便舉起手來。行了一禮。大踏步出房去了。莫列斯等他去遠。便道。你不是瘋了。

麼。傑桂林求你看上帝同愛情的分上。快快息了這個念頭。我愛你。決不讓你留在這兒。去受那可怕的危險。我的心肝兒。事不宜遲。早早回絕了這件事罷。爲的是咱們的愛情。姑娘道。莫列斯。你不記得我在塔上說的什麼話麼。我說過。總不要辱沒了我的姓氏。總要對得起先烈留下的事功。我怕甚麼死呢。第茨莫列斯又道。若是失敗了。又如何呢。你正在妙齡。又是天生的麗質。只怕還有比一死更可怕的事呢。姑娘微微變色。又搖頭道。沒有的事。一死總在頭前。便是前夜富萊特立說的一個女人。只要於國家有利益。別的事都在其次。現在我便得了他的教訓。要留在這兒。盡我的力量去做。更沒有別的話說了。第茨莫列斯道。再沒有別的話可以改變你的意思麼。姑娘只搖頭不答。第茨莫列斯一把攬住姑娘。又用一只手扶着他的臉道。傑桂林……心肝兒。同我接吻。姑娘推開道。不。莫列斯。不要使我輓了心腸。做不得事。我正要趁着這一股

勇氣。一往直前。說着。又頓了一頓。溫溫婉婉的道。我何嘗不曉得你撇我去的難受。這種滋味。我也嘗過了。便是你去擊德國飛機的時候。我難道不着急。難道不想同你一同上去麼。莫列斯。你不要疑我是變了心腸。不過這是爲我的法蘭西國不得不然呢。你先飛行的當兒。我已經把我們的事告訴我姑母了。他老人家也想見見你。趁着你還未走。就同我去見他好麼。第茨莫列斯長歎一聲道。好。我便同你去。或者他老人家也不願意你去幹這種荒唐事呢。姑娘微笑道。他也是秦璠家人呢。便攜了莫列斯的手。穿出廳堂。去到廚房。只見吉恩披雷馬賽正在用點心呢。又走進了馬賽的臥房。只見燭影在床。簾櫳深鎖。好一個幽靜的所在。姑娘叫道。姑母。第茨莫列斯隊長見你來了。聖戴侯夫人便叫第茨莫列斯坐在自己身邊。又叫他舉起燭來。照清了他的面貌。第茨莫列斯不免覺得古怪得很。爲何這位夫人一見面就要看相呢。只得依着夫人。

端詳了一會。纔說道。你的相好得很。兩眼不離不卽。鼻梁也好。牙骨也強壯。耳輪也不大不小。是對於婦女發生仁慈的相。我敢說你定是高貴的血統。很配得上秦璠的姓氏。我今天纔聽得你的爲人。又曉得你愛我的姪女。夫人這樣沒頭沒腦的說了許多話。第茨莫列斯也莫明其妙。只聽得末尾一句。答道。豈但是愛令姪女。實在是崇拜得了不得。便是方纔的事情。使得我心緒非常惡劣。叫我如何離得他開呢。可恨馬島這個匹夫。想出了這般惡計。姑娘還要求他令我就走。我恨不得立刻縊殺了這老匹夫。纔消我心頭之恨。夫人一聽。也如墮在五里霧中。便問他說些什麼。第茨莫列斯這纔簡單的告訴了他。夫人道。你反對這個主意麼。第茨莫列斯道。如何不反對。這樣危險的頑意兒。也是女子幹得的嗎。你老人家想想看。倘若被敵人識破。如何得了。夫人道。我想萬不至於被他識破。第茨莫列斯爭辯道。一個人如何想得到。我既然愛他。決意

不捨他去幹的。夫人微笑道。我從他三歲起。將他撫養到如今。我難道不愛他麼。先生。我卻不願他推辭這義不容辭的事。况烽火的事。又是極關緊要。讓傑桂林去幹此事。是再好沒有的了。莫列斯道。我也曉得烽火是要緊的。不過我願意也藏在這裏。時候一到。我便去舉起火來。馬島這廝偏不答應。一定要姑娘一人去冒這個險。這是何苦呢。夫人便問。是甚麼原故。姑娘從旁答道。大佐說莫列斯還有別的重大的責任哩。夫人道。不錯。我也是這般想。隊長。你應當去的。有我同傑桂林兩人去幹這烽火的事。儘穀了。各人盡各人的責任。這纔是當軍人的本分。我也知道你待我姪女的一番好意。等到戰爭平息之後。講愛情的日子多着呢。現在正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我們應當盡戰爭中應盡的天職。現在你可以去了。回來的時候。再會不遲。莫列斯見夫人催他走。便立起身來。伸手待握。說道。夫人同令姪女。真是廉頑立懦的巾幗英雄。我這纔曉

得我太沒有丈夫氣概了。現在就此告辭。今兒晚上再會罷。夫人連忙同他握手道。這纔是好男兒。不枉傑桂林的眼力。我們專等捷音了。蒧茨莫列斯又轉身對姑娘道。你可以送我到門口去麼。姑娘點點頭。同他走出廚房。暮色朦朧之中。只見那些步兵已經出發向西方山畔而去。那些騎士也整備鞍韉。好像還等什麼似的。蒧茨莫列斯又和姑娘接吻道別。又叮嚀囑咐了一番。姑娘此時也不禁柔腸寸斷。答道。我自會保重。你放心去罷。兩人又纏綿了一會。那時騎兵也開走了。蒧茨莫列斯只得硬着心腸。垂頭撒手。走出牆門。便是安放飛機的所在。蒧茨莫列斯上了飛機。向那暮色蒼茫的天空。飛騰上去。姑娘直望着他越飛越高。漸漸像一黑點。漸漸連黑點都不見了。纔忍痛踱進了廚房。早聽見他姑母作聲。姑娘連忙進房。跪在床前。望着夫人。夫人道。莫列斯是個好孩子。愛你到了極點。現在國事要緊。不要罣念他。我且問你。你用甚麼法子去

舉那烽火呢。姑娘道。我記得姑母曾經說過。這間屋子裏有個地道。我想現在用得着了。但這個地道從那裏進去。可以通到西塔去呢。夫人答道。便在我這床背後。揭開牆上一塊石板。裏面就可走到西塔去的。姑娘微笑道。那就再好沒有了。我溜了進去。舉起烽火。再回頭來。包管還沒有人知道呢。又幸虧你老人家住在這兒。我只推來看病人。便出出進進。誰也不會疑心。並且我曾告訴過富萊特立說你老人家病着。他已早知道了。夫人道。事不宜遲。快快準備了一切。莫等他來。便沒有工夫了。快去喚披雷到我這裏來。我有話吩咐他。你一面準備去接待德國大將。務必裝出歡迎誠懇的樣兒。使他不疑心。纔是姑娘聽了。便到廚房裏喚披雷進去。自己走到天井望時。只見西邊小山盡頭處。隱約還有火光。看來想是纔去的軍隊。莫列斯的飛機。現在也不知飛到那裏去了。便長歎了一聲。又轉身向東北望着。對面的殘光。映得若明若昧。隱隱的

望見一個影兒。像是一匹馬。馬上一人。持着長竿。一面小旗招貼着。向着這面馳騁而來。姑娘料定這是敵軍前站放哨的馬。便索性站着等他。也不進去。

第九章

卻說那德國兵立馬在小山頂上。打望了一會。便按轡徐行而下。接着不遠又是一個。也是一般的騎着馬。擎着旗竿。如是絡繹不斷。跨過山頭。沿着湖岸。便如人海似的潮湧而來。傑桂林姑娘還站在階基上。望着天色已暗。昏黃之中。卻看得不甚清晰。只有那鐵盔上慘澹的寒光。不時閃耀不定。便似一羣惡魔。張牙舞爪的。姑娘想起在塔上和莫列斯說的什麼公主被圍。此時真正要成事實。由不得有些昏昏沉沉。只是事到臨頭。也只好打起精神等着。只見漸漸的越來越近。得得的馬蹄聲。嗚嗚的摩托聲。夾着刀槍磨擊聲。車輪輻輳聲。鏘鏘鏘。一齊奔入耳鼓。老披雷已點燃了廳堂甬道裏的燈。燈光從背後射來。

將姑娘的亭亭倩影映在階基之上。天井大門一帶也照耀得如同白晝。只見三個德國兵早進了大門。也不下騎。一直奔向姑娘面前來。背負着短短的馬銃。一手拿着日耳曼式的自動手槍。方頂頭盔。圓臉大眼。好不猙獰可怕。操着那不規則的法語問姑娘道。今天守這村堡的那些人。現在在何處。姑娘操着德語答道。去了。那兵見姑娘也用他本國語音。又回答得爽快。似乎可信。又問道。你的話是真的麼。要講真話纔好。又用手周圍一指道。沒有埋伏在這屋裏。同那塔上麼。姑娘搖頭道。沒有。你不信。只管搜。你貴國的人。還在這裏駐紮過。留有字跡在此。你若放心下馬。我指給你看。說着便指着那門上用粉筆寫的德國字。那兵便下馬近前來看。姑娘又道。這就是今早你們富萊特立將軍臨走之前。親筆寫的。他還說無論那個德國人見了。都要致敬的。那兵果然同見了長官一般。向着字跡行了一禮。又道。果然不錯。既然是我們協統的手書。再

沒有別的話說。就是我國的無論什麼人。都不用懼怯了。說罷。便上了馬。與他的夥伴說了兩句。出大門去了。姑娘這纔慢慢進來。上樓走到自己的房裏。點燃了燈。選了一件純白色的衣。一條粉紅色的長裙。連忙結束起來。知道這回來的多半就是富萊特立。他臨走之前。原說過要再來的。就是別人。也少不得要極力敷衍。並且聖戴侯夫人也曾囑咐過。要好生招待敵軍將領。使他不懷疑慮。一面想。一面穿着。只聽得樓下鬧闐闐的。知是大隊到了。又聽得上次的軍歌。「願我德意志。駕馭全世界。」由不得心驚手顫。大着膽下了樓。走進前回招待德軍官的那間房內。取出隨身帶的火柴。急急點燃了幾盞燈。又把鋼琴側邊的燈臺。也點燃了。這室內原本陳設得非常富麗。姑娘又裝束得花枝招颺。明燈之下。真個是天仙化人。便坐在鋼琴之前。揀只極熟練的曲譜。從容撫弄。一面奏曲。一面卻側耳聽着。好一會。纔聽得走上廊橐橐的靴聲。夾

着劍佩鏘鏘。好像是多人走過。慢慢的又聽得祇有一人腳步。穿堂入室。在門口停了。姑娘便停住琴聲。回首看時。只見門口站着的。正是富萊特立。頭盛映着燈光。鮮耀奪目。姑娘起身迎着。富萊特立含笑鞠躬道。打斷雅奏。不嫌唐突麼。我說過要再來的。所以特來奉擾。並無別事。姑娘含笑道。將軍真是言行必踐的信人。我先只諒大軍必會再來。卻不想將軍真個又親臨茅舍。富萊特立微笑道。豈敢豈敢。我的行藏。既然被你識破。現在卻也不甚要緊。這個村堡。這回我可佔領定了。姑娘指着一張椅子笑答道。將軍何不連這張椅子也佔領了呢。富萊特立便進房坐下。蹺着腿對姑娘道。何妨再彈一曲。姑娘臉一紅道。站着如何彈呢。富萊特立大笑道。誰要你站着呢。姑娘道。大將軍面前。那有我的坐位。富萊特立問道。你真曉得我是誰麼。姑娘鞠躬答道。軍人之女。總應該曉得些軍人的事。那畫報上的。富萊特立道。住着。因為我的相貌相像。又

見我帶的兵多。便起猜疑麼。姑娘。我且問你。那法國軍官。也曾問過這事麼。姑娘見他動疑。生恐誤了馬島和自己的事。不免驚惶。嚙着櫻脣。躊躇不答。立刻又鎮定着。從容答道。他當然問的。我也極力的描摩你的形容給他聽。富萊特立道。他難道便信你一個女孩兒家的話嗎。姑娘道。就是你今早在門上簽的名字。也不是下起頭。富萊特立聽了。不覺爽然自失道。這就是我一片好心。反誤了事。不用說了。我且問你。你們軍隊走的時候。向那邊去的。姑娘答道。向西方去的。富萊特立道。向西南兩方退。差不多是他們的慣技。只是去了多遠呢。你也聽見他們說過是什麼情形麼。姑娘有些不耐煩。答道。我聽得他們少佐說。因為沒有援兵。抵抗你們不過。纔退走的。又猝然道。我是個女孩兒家。不曉得什麼話當說。什麼話不當說。……將軍。不要引我說那不利我國的話。富萊特立道。不然。從今日起。你的國已屬了我們了。我們的字典上沒有什麼叫做

「敗」字。就是我們今早退回去。也是爲的增加兵力。並不是敗。我們的軍隊。只曉得前進。不然就是戰死。從不肯把奪得的土地。又獻與別人。這就是強國之道。不像那弱國。一味的戰戰兢兢。朝不保夕。就如你那個少佐。還未見敵人。就以爲守不住。倒先逃了。真是好笑。姑娘聽了。好不難受。只得低頭拈帶。答應個是。富萊特立又問道。他沒有說退到什麼地方麼。姑娘答道。他只說退。沒說退到什麼地方。富萊特立笑道。現在徧地都是戰爭。你國的兵。不曉得要退到幾時纔止。姑娘聽了。這般譏誚。有些忍耐不住。失口道。將軍。你就料定了他們不會回來麼。富萊特立傲然答道。小姑娘說那裏的話。你可不要癡心妄想了。你們的兵。要算是一敗塗地。再想回來。是萬萬不能的了。現在是強權的世界。要等那強權的席捲天下之後。纔有和平的日子。姑娘垂頭不答。半晌纔說道。怪不得家姑母常常說我不懂事。又喜歡問。只是我終有些不信……富萊特立不

等姑娘說完。便插口道。你姑母纔是個識時務的人。我們將來治定功成的時候。對於這樣的婦人。是要特別優待的。今天早上。他沒有受驚麼。姑娘謝道。沒有。他早搬到樓下去了。所以那一天。倒還未受甚麼驚恐。他聽見將軍到了。還叫我上來接待。問將軍要預備些甚麼。也好畧盡地主之誼。富萊特立鞠躬道。預備我們的晚餐就得了。還要姑娘屈尊同坐一坐。又道。還有我和我的隨從安歇的地方。也是要奉擾了。明天早上。我自己還要去見見令姑母。姑娘便起身道。現在我就去預備晚餐來。富萊特立道。晚餐之後。還要再聆姑娘的雅曲呢。姑娘雖答應了。心中不免懷疑。以爲富萊特立要絆住他。作爲抵押。神色便有些不定。富萊特立縐着眉。釘了姑娘一眼。早看出來。便對姑娘道。不要多疑。這回兒不關你的事了。上次作質押的人在那裏呢。姑娘道。在廚房裏候着。現在就叫他們來麼。富萊特立道。不必。現在我們可用不着猜疑防備的話。你只

當我們是客。我們也把你當做個東道主。總要彼此相安無事。纔是道理。姑娘聽着。便退出一面走。一面想起方纔的情形。若說他有疑心。爲何又不似前回。拘禁披雷和小吉恩。要是全無疑忌。何以又眼睜睜的釘着自己。至於問答之間。動疑與否。連着自己也不明白。走下樓梯。吩咐馬賽與披雷趕快備飯。愈速愈妙。一逕又進了廚房後面的小房。輕輕的把門帶上。聖戴侯夫人一見姑娘。便道。諸事都預備好麼。披雷已經把應用的東西通通安放在地道之內了。又把通那塔上的暗門也弄鬆了。不然。年歲久了。便用盡了你的力。也休想開得他開。這都是頂要緊的事。敵人還未來。他都辦熨貼了。真是難爲他。我的床也移下了些。便是你進去也容易。事到臨頭。你愈加要小心。見了他。要裝出十分謙順的樣兒。使他志得意滿。不起疑心。並且要常常在他面前。現在就快上去。收拾餐室。烹調的事。讓我去教導他們。你不用操心了。說罷。便同姑娘接吻。又

道。咱們兩個婦人去智取一員大將。也是爲的國家的分上。總望成功纔好。姑娘道。我就去串我這腳色去。雖是應該做的事。總不免有點畏怯。夫人道。畏怯是免不了的。就是他看出了。也不要緊。只是用心去籠絡他。使他想不到別處去方好。你出去別帶上門。讓我好和馬賽說話。

傑桂林姑娘正上梯來。聽得客廳內歌聲與鋼絲琴的聲音。便走到門外。向內望時。只見富萊特立已卸了外衣。坐在琴前。好些個軍官侍立着。只聽他歌道。萊因之守。堅且強兮。歌聲雄壯合拍。只唱得這一句。富萊特立已知姑娘來了。推琴而起。迎着說道。清歌聊以療饑。晚餐已齊備麼。姑娘含笑搖頭道。未曾。我是特來恭聆雅奏的。富萊特立重復坐下。對各軍官道。如此咱們再唱罷。姑娘便走到對面房內去收拾餐桌。還聽得歌聲的斷句是「堅且強兮」。姑娘不由得感觸起自家的身世。一個伶俚弱女。所接觸的都是些敵國的悍將武夫。所

負擔的卻是國家的大任。若沒有貞固不屈的精神。何堪設想。這歌卻像爲我而作。一身的操守。正要同守萊因河一般的堅強。眼望着西方。口中長嘯了一聲。正是對此茫茫。百感交集。又聽得歌聲沉鬱頓挫。像又換了一曲。是德國的軍歌。「願我德意志。駕馭全世界。」在那肅殺的秋夜。聽着這種悍鷲的歌聲。真是亂世怨怒之音。令人毛髮俱戴。姑娘心想這種萬惡的敵人。算不得軍人。竟是戰爭的機器。簡直不曉得什麼叫做人道。雖快一時的意氣。後來的結局。終要被正義戰勝。就如那機器的汽爐炸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纔了。想了一想。就如沒聽見一般。只去整理餐具。姑娘所備的通是精美的東西。加意的布置起來。真是花團錦簇一般。收拾已畢。走下廚房看時。披雷早已預備停當。姑娘便吩咐他走開去。轉身上來。心想這回可是難題目到了。時候已不早。既要籠絡這羣惡魔。又要聽那信號的槍聲。稍有疏失。前功盡棄。倚着門定一定神。默

祝上帝賜給那堅而且強的定力。推開了客廳的門。外面雖做出鎮靜的樣子。心中卻忐忑不定。說道。咄嗟不腆之筵。敬候將軍光降。富萊特立起身對衆軍官道。都隨我來。又走到姑娘面前。攜了姑娘的玉腕說道。戎馬之中。卻少不得主賓之禮。便進了餐室。一同就坐。富萊特立同昨晚一樣。替姑娘斟了酒。自己也斟了。舉起盃來。說道。諸君飲此爲威廉二世皇帝陛下壽。各人便轟然呼道。德意志皇帝萬歲。一齊乾了一盃酒。傑桂林舉起酒杯對着富萊特立道。這倒使主人爲難了。還未說完。酒盃已落在地上。砸得粉碎。富萊特立不覺勃然變色。一會纔轉過臉來。又舉杯道。再晉一觴。爲女主人壽。便對着姑娘一飲而盡。姑娘微笑一笑。時臉都青了。道。敬祝將軍的勝利。口雖是這般說。心中卻十分難受。富萊特立聽了。方纔歡喜。答道。勝利是當然有的。我們不久就歸國獻俘。凡是那人類的弱種。都要歸淘汰的。姑娘道。昨晚與將軍談話之後。我很怕聽。

那什麼人類的弱種那些話。富萊特立道。我所說的是天演的公理。在戰爭之中。我們早不顧什麼叫做人道主義。什麼叫做慈悲。我們叫的「大長」就是參謀總長。好久抱定了這個宗旨。凡是軍事上的布置。就同下棋的國手一般。面面俱到。便是現在的戰事方鍼。幾年以前。早就決定了。攻守的方略。應用的東西。都是預先籌備。所以我們無戰不勝。無攻不克。無往不利。最後的勝利。是有把握的。便是戰爭的時候。無論犧牲什麼生命財產。都不足顧慮。就如下棋的拚着棋子一般。只要得勝。不管失子的多少。所以什麼叫做人道。在戰爭中。簡直沒有他的立足之地。我們的「大長」又定下了章程。只要敵人傷亡的多。自己的損失卻不在意下。因爲凡事都是須備了的。不愁缺乏。譬如那軍士衣上的鈕扣。敵人的是六個。我們的便是十二個。總要使敵人相形見絀。我們卻有備無患。卽小見大。都是這個道理。富萊特立只管滔滔的說下去。總是誇張。

他國家如何備戰的周密。都是根據着科學的眼光。姑娘雖然有些厭聽。也樂得自己不必開口。聽他講得天花亂墜。有些話也似乎可信。及至聽到恫嚇的話。便不免心驚膽戰。覺得前途的希望。受了極大的打擊。那時火爐上的時鐘。正報十一點。姑娘一面數着鐘聲。卻留心聽着信號的槍響。一剎那間。鐘聲已歇。槍聲卻是杳然。只有隔座的詞鋒。還是滔滔不絕。心中漸覺失望。但是事到臨頭。也祇有將死生榮辱付之度外。又留神聽富萊特立講道。譬如這個村堡中。這兩天的事。你們的兵。就應該堅守纔是。爲何不戰而退呢。這都是沒有預備的原故。在我們的戰略。數月以前。便決定了。務必奪得此堡。所以昨日唾手而得。今天你們勞師動衆。拋棄了許多生命。好容易纔逼得我們退出。愈顯得此堡的重要。卻又守不住。等得我們捲土重來。卻又望風而逃。這種戰略。直同兒戲。不但示弱於人。反使敵人多加一層準備。並且兵士的心理。寧可失了自

己的夥伴。不願失了戰陣。何以呢。自己的人損失得多。心中自然氣憤。勇氣更加百倍。總要使那敵人的死傷相當。或更多些。纔肯服氣。若是看着仗不打。便覺喪氣。又使將卒互相猜疑。所以打不退的軍隊。無論傷亡多少。終久是要獲勝的。就是這個道理。姑娘手擎着杯。微微發顫。身上一陣一陣的發冷。那信號槍聲如何還未見響。只見富萊特立眼望着自己。想喝點酒壯壯膽。尋話回答。便略略呷了一口。放下盃來。半晌纔說道。將軍的高論。真是驚心動魄。可惜我是異國的人。不便贊辭。富萊特立見姑娘面色青白。也動憐惜。便道。姑娘不要見怪。我只顧說得高興。卻不想惱的姑娘臉色也急白了。現在天色不早。我們安歇的地方預備了麼。姑娘道。昨晚的臥房還可用麼。富萊特立答道。很好。姑娘又道。這兩層房屋。無論那間。都聽各位所喜。我自己下去與姑母作伴。就叫昨晚伺候各位的那個人來伺候。要什麼。只管問他是了。富萊特立道。很好。很

好姑娘就請便罷。姑娘便鞠躬告退。心想脫離了虎口。稍爲把心放下。時候雖然不早。只要下去等着。號礮一響。還來及得。正要舉步。富萊特立又對衆軍官道。諸君我們的女主人告退了。衆軍官便一齊立起。鞠躬相送。姑娘也答了一禮。一個軍官起身開了門。讓姑娘出來。走下樓。同馬蹇說了兩句。叫他上去。便進他姑母的房來。走到床邊。覺得頭昏眼花。俛身下去。聖戴侯夫人卻不言不動。望着姑娘。姑娘歇了一會。才用那失望的語氣說道。他們如何還不發鎗呢。

第十章

聖戴侯夫人在牀上說道。放忍耐些。他們終會來的。我也想過。這裏還是鬧烘烘的。像一個蜂巢似的。他們又不是傻子。這回兒就來得的麼。好孩子。不要性急。你方才忙了一會子。我卻無事可做。打發吉恩來來往往的探聽。倒探聽了好些事。敵人這回來。竟有長守的意思。那些步兵。正在夤夜的掘濠。天井內也

搭着架。預備靠着牆頭放鎗。又帶來許多礮。放在要害的地方。那些騎兵。伏在兩翼。做成個犄角之勢。你想馬島大佐若是此時來。他們還是清清醒醒的。敵得過麼。並且我常聽你父親說過。凡是偷營劫寨。總要在半夜之後。天明之前。等得敵人還在睡裏夢裏。便是驚醒來。也是有氣無力的。纔好制勝。姑娘聽了這話。纔有點子生氣。不似先前那失望的樣子了。便道。我到底是年輕。不懂這些道理。等了些時。便不耐煩了。好姑母。告訴我開那地道的法子。免得臨時倉遑。夫人點頭道。你到牀後來。我告訴你。姑娘便溜到那古式高頭四柱的牀後。夫人道。先從牆邊數起第十塊板壁。尋着了麼。再數這塊板壁。外面的第三塊地板。用腳踏住。再把手指鈎住這條縫。用力向旁邊一拔。姑娘依言拔時。地板上早現出一個長方形的小洞來。恰好容一個人出進。裏面一股氣直衝出來。多年不曾見過天日的地方。那種氣味。好不難聞。夫人問道。開了麼。姑娘從牀

背後出來答道。開了。又一眼看見到廚房的門。方纔進來。忘記關了。便起身去掩。夫人攔住道。讓他開着。先頭有個人由此走過。吩咐不要關門熄燈。連廚房的燈也不讓熄。姑娘不覺怔怔的望着道。那如何是好呢。夫人微笑道。有我的牀遮着。不要緊。好孩子快快坐下歇歇。不要白費了氣力。姑娘拖張椅坐下。望着殘燭。眉峯雙鎖。想起敵人偵察的這般周密。好不利害。連病人的房門都不准關。正在出神時。只聽得廚房裏的鐘已打十二下。又見小吉恩赤着雙足。溜進房來。吉恩雖是天真爛漫的兒童。卻非常的伶俐活潑。只見他舉起手恭恭敬敬的行個軍禮。報告夫人道。人靜了。已經點名睡覺。只留幾個查夜。又轉身對姑娘道。我是夫人的小偵探。因為我昨天還拘禁着。所以我在四面走。他們也不留心。只有方纔一個人對我說。這個時候。小孩子還不睡在被窩裏。出來做什麼說罷。望了我一眼。也走了。吉恩一面說。一面靠着牀柱。蹣起雙赤腳。得

意揚揚的道。哼哼。他叫我小孩子。我還是大偵探家呢。夫人道。你再去看看廚房門外有人麼。吉恩跑出去。又走進來。搖搖頭站着。夫人便對姑娘道。我先同你說過。披雷已經把兩桶煤油放在地道之內。但是只放在這頭。煤油又重。臨時不便拿。趁着還有工夫。你何不拿枝燭進去。先把油移在那頭。姑娘便起身取燭。夫人在枕頭下拿出個燭檯來。姑娘暗暗佩服他姑母慮事周到。連這些零碎東西都安頓齊全。真不可及。便拿着燭走到牀後。夫人又叫吉恩同去。兩人灣身進去。裏面倒還寬綽。可以伸腰。兩桶煤油正放在進門不遠處。一人攜着一桶。覺得油桶果然很重。若是姑娘一人攜着兩桶油。又要拿燭。決走不動。還虧吉恩同來。可以分勞。裏面鋪的石路崎嶇不平。又冷冰冰的。姑娘的鞋底又薄。冷氣直侵進去。姑娘走了些時。腕力已乏。放下了桶。坐着休息。舉燭照時。只見上面是用石挽的甕。兩旁盡是粗石疊成。布滿了灰塵蛛網。潮濕霉苔。斑

駁陸離觸目皆是。姑娘心想這個地道也不知建了若干年代。大約現在的住屋未建之前已經有了。先代建造的目的也是爲的戰爭之時。可以通這要塞。姑母還說過。從前也是與德國開戰。還有許多婦女避兵。躲在這地道之內。不想今天又被世仇佔領。自己卻負了這種重任。幹這宗冒險的勾當。只等號礮一響。舉起火來。那時反敗爲勝。這秦璠村堡。又要在法蘭西歷史上佔個位置。便是自己與莫列斯如何相逢。馬島大佐如何畫策。自己如何挺身擔任。聖戴侯夫人如何移下樓來。指明地道。少不得都是將來歷史上的材料。想到這裏。便精神百倍。立起身來。攜住油桶。向前再走。吉恩也攜油隨着走了些時。燭光中看見一段石梯。石梯之上。便是一塊大方石。姑娘上了幾級。見那塊石上。多年積的塵垢。落了許多。且有搖動的形迹。知是披雷幹的。是通塔下的石板無疑了。重又下來。將兩桶油移在梯下。放在一排。以便臨時取用。正轉身時。吉恩

一把拖住姑娘的衣袖。嚙嚙道：「姑娘，你再來的時候，必定要帶我來。我有氣力，可以攜着油桶上塔。你方纔看見的，我拿着油桶走了這般遠，並不費力。你要幹的事，夫人已對我講過，並且說：『一個人總要對於國家盡力。』咱們的國家，本是強的。若是人人盡力，還要加倍的強呢。姑娘等那槍響，你定要再叫我回來。若是只要拿着桶油，上幾步樓梯，便算是替國家出力，我還不願意幹嗎？」吉恩說的這般勇敢懇切，真是發於一點愛國的良知。姑娘不由得大爲感動，心想：「難得他小小年紀，倒有這般熱心。油桶既重，有他幫着拿，未嘗不好。只是倘被敵人識破，自己固是不畏一死，他豈不也要連累着一塊兒死麼？」便柔聲對他說道：「吉恩，這種勾當，是很危險的。」吉恩卻傲然答道：「我的父親，也是替法蘭西打仗，他難道也怕危險嗎？」姑娘道：「你父親是大人，你還是小孩子呢。」吉恩道：「他是我父親，我難道不是葛勞克斯家的人嗎？」姑娘聽了，幾乎要哭出來，攜着他。

泥污的小手。哽咽說道。是的。好吉恩。你既然願意。再同我來。就是現在。且回夫人那裏去罷。說罷。便一同轉來。走了一會。看見夫人床邊的燭光。隱隱的透進來。知是到了。姑娘便吹滅了自己的燭。還攜着吉恩的手。出了地道。對夫人道。都安頓好了。夫人道。方纔也沒一個人來。現在只要耐心等候。孩子你且坐着。等候這個字。差不多是婦人家的工夫。你想想看。今夜一夜。等候的人有多少。等候的等候。盼望的盼望。祈禱的祈禱。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千家萬戶的婦人。那個不是伸長着頸脖等候呢。等甚麼呢。便是等那未來的消息。消息也有好的。也有歹的。世人只畫那戰爭死亡枕藉的圖。卻不想那婦人的眼簾之中。盡是一幅一幅的地獄變相。戰爭的慘酷。真是數一數二的大悲劇。你且坐着等候。且盡你做婦人的心。祈禱上帝罷。姑娘連忙道。快不要說這些話。莫列斯還在外邊呢。又用手指着西方道。我卻不作如是想呢。夫人纔記起不應該說這

傷心的話。忙認錯道。我真是老懵懂了。也沒個忌諱。好孩子。不要害怕。他今夜一定是平平安安的。姑娘搖頭道。他不說今夜要回來的麼。夫人道。他一定要回來。他一定回來。同你在一塊兒。我纔記起。少年的人。是不願等候的。

傑桂林坐在燭檯側邊一張椅上。手縮在衣內。眼望着西方。長歎不語。吉恩卻蹲在椅上。七移八動。總沒坐性。此時已是夜闌。四週靜悄悄的。沒一點聲息。時鐘報了一點。馬賽纔從樓上拿着氈子枕頭下來。對姑娘說。那些人打發他下來。留住披雷開酒。他們正在那裏飲酒唱歌。高興的很哩。一連砸了許多酒瓶。說罷。便將氈子對身上一裹。枕頭放在竈旁地板上。倒下去。伸着腿便睡熟了。姑娘依然坐着。吉恩打了一會盹。把身體蜷成一團。頭伏在臂上。姑娘看去。恰像一隻小貓。不禁要笑出來。夫人在牀上也像要睡的光景。不時望姑娘一下。也不做聲。又過了半點鐘。披雷纔下樓來。說富萊特立同那些人都進房去睡。

了。還有幾個正在那裏狂飲呢。叫披雷要睡只管去睡。不必伺候了。披雷咕咕嚕嚕的說了一會兒。搬張椅子。放在廚房桌上。爬在上面。也把頭伏在手上。不消一刻。鼾聲大作。姑娘枯坐着。又想起心事來。外面黑沈沈的。沒一點動靜。也不知道馬島已經會合了。援兵沒有。已經到了這附近沒有。還是到了附近。也像自己一樣的等候呢。莫列斯還是來也不來。我這裏想着他。他在那裏也。我不想呢。想來想去。越覺得長夜如年。深愁似海。此時正是秋涼天氣。到了半夜。一陣一陣的寒氣。從門外透進來。姑娘不覺瑟縮不安。移動坐位。夫人在牀上也打個翻身。半睡半醒的道。你說甚麼。姑娘道。沒有說甚麼。你老人家只管睡。夫人不認道。我沒有睡着。話還未完。又朦朧入夢去了。外面一只蟋蟀。卻吱吱的亂叫。在姑娘聽去。那聲音卻像是德國人唱的那句「堅且強兮」的一般。本來姑娘守這夜也當得守萊茵河一般吃力。到了夜深。益發覺得疲倦。寒氣

也越發加重。一身便似冷水潑的一般。只好勉強的亂想。還可以消磨長夜。便又想到莫列斯的身上。覺得他又強壯。又勇敢。又聰明。真是一舉一動無不可愛。又想到塔上掄那椅腳的情形。便撲嗤笑了。想起與德國飛機在空中戰鬥的情形。又覺得得意。正在那裏忖度。只聽得廚房裏的鐘噹噹的打了兩下。接着便是劈拍一聲。那種清脆尖利的聲浪。直把黑沈沈的空氣衝破。分明是野礮的響聲。傑桂林姑娘聽得。立刻直跳起來。此時廚房裏的馬賽也醒來了。小吉恩也爬起來。不像只小貓了。牀上的聖戴侯夫人也張開眼睛。用手掙紮起半個身體來。望傑桂林姑娘時。正拿起燭檯。在那裏點。夫人便呼道。快去照法蘭西的路。快去照法蘭西的路。姑娘急急忙忙點燃了燭。轉過牀後。吉恩也隨着。兩人鑽進了地道。伸起腰便跑。石路又不平。姑娘又走的急。一連跌了幾個筋斗。祇走得微微的發喘。後面吉恩赤着雙腳。走在石板上。一片聲響。越是

性急的走。越覺得地道長。竟變成個無底洞。不然上次帶油來的那踰。何以沒這樣遠呢。再不然別是走入地道的岔口迷了路了。姑娘正在着急。燭光中早看見那段石梯。兩桶油端端正正擺在一塊兒。姑娘攜着油桶。便想上走。卻忘記上面還有塊方石擋住。上了幾級。方纔想起。重又下來。放下油桶。吹滅了燭。上去舉起雙手。用力推了好一會。那塊石頭方纔橫倒在一邊。一個不留神。卻又離開手。跌得很重的響聲。姑娘吃了一驚。剛剛那個時候。外面的喇叭吹得震天價響。把那天井裏戰濠側邊的瞌睡漢。都驚醒起來。那石頭落下的聲音。幸虧被喇叭掩住。沒人聽見。姑娘吐鬆口氣。重又下來。抱住油桶。上了石梯。爬進方洞。輕輕對吉恩道。好生舉起油桶。與我別碰着。吉恩依言將油遞與姑娘。鑽了上來。姑娘叫他一手攜着油。一手牽住自己的衣。跟着向前走。姑娘從小至大。這個塔也不知上了若干次。所以黑暗之中。也辨得路徑。不消幾步。便到

了扶梯。緊抱着油桶。拾級而上。七灣八轉。也不知上了幾百級。姑娘覺得這塔也像比平素高了許多。直走得四肢酸痛。手裏抱的桶。也像分外的沈重。吉恩也氣吁吁的道。姑娘我來不得了。拿不起了。姑娘低聲道。這是爲法蘭西的事。說不得勞苦。吉恩聽了。只好手牽着衣。勉強的跟着走。又走了一會。姑娘直覺得喉嚨都痛起來。胸口怦怦的跳。幾乎不會跳出口來。好容易走完了扶梯。到了最上一層。便是姑娘與第茨莫列斯情話的所在。那裏知道法蘭西的運命也繫於這場纏綿情話呢。第茨莫列斯不曾說過。德軍在比利時將禮拜堂的尖頂燒起來。做描準的目標。又把這個塔比做個頂大的焰管嗎。當初本是無心說起的話。姑娘聽在心裏。恰巧馬島大佐想出這條計策來。姑娘爲這話所感觸。所以一口擔任。並不推辭。姑娘又想起馬島曾經說過。這烽火越大越好。總要使那火光照得全堡。同那天井裏新掘的戰壕。都通明透亮。法蘭西的礮

纔可以命中。這是頂要緊的一着。唉。可憐傑桂林也是爲國犧牲。纔肯把自己從少至長游息之區。一生愛情發軔訂盟之地。用自己的纖手輕輕付之一炬。真是無可奈何的事。可巧這塔年歲久了。所有的木材。通通乾燥的同枯柴一般。四圈的石牆。便似個頂大的煙突。底下的門板破了。正好做絕妙的風門。還有塔頂簷上一個小小推窗。原是平日便於修繕開的。這個推窗。正對着西方。說也湊巧。竟像樣樣都是預備着今夜用的一般。連這推窗的方位。也不偏不正。不差一點。姑娘便對吉恩道。我先將你舉起。你去開了簷上的推窗。爬出簷外。我再把油桶遞與你。開了桶蓋。潑在屋板上。你懂不懂。吉恩答應着。姑娘又道。你爬在簷上不害怕麼。吉恩道。我平常上樹緣牆慣了。一點也不害怕。姑娘便用雙手將吉恩舉起。問道。摸着了麼。快些快些。吉恩道。沒有。我正在摸呢。好好。摸着了。姑娘道。快快推開。我舉你不起。了。本來呢。姑娘雖然不是那種柔弱。

無骨弱不勝衣的美人兒。究竟是個女子。力氣有限。何曾受過這種整夜的奔波勞碌。舉了些時。耳也鳴了。手也顫了。好容易聽得差的一聲。推窗開了。吉恩緣了上去。方纔釋了重負。擡頭看時。一個小小方穴。布滿了星斗。便將油桶遞與吉恩。自己卻轉身將坐着與莫列斯情話的那張椅子。莫列斯坐的那只木箱。拿來堆在一塊兒。慌忙之中。卻俯着身與椅背接吻。做個臨別的紀念。又尋些別的破椅。一古腦兒架做一堆。拿起自己攜來的那桶油。開了蓋。向着這堆東西上。傾個罄盡。重又走到推窗下。輕輕叫聲吉恩。吉恩道。就發火麼。姑娘道。你帶了火柴麼。吉恩道。自然帶了。姑娘便叫他擦燃火柴。點燃着油。立刻跳下來。頭上綠光一閃。火柴已經擦燃。簷上的煤油立刻着了火。吉恩一縱下來。姑娘也取出火柴。向石壁上。一擦。丟在那堆油浸的東西上。登時熊熊的發起光來。竟像一根火柱。吐出無數的燄舌。舐到那裏。便燒到那裏。塔內照得如同白

晝一般。屋簷上也一齊燃着了。姑娘站了一刻。不免留連歎息。只是烈燄逼人。不能久戀。攜着吉恩奔下梯來。那時火光燭天。全堡週圍天井戰壕一帶。都照得通紅雪亮。這便是法蘭西的暗室燈光。迷津寶筏。秦璠傑桂林同葛勞克斯吉恩二人對於祖國的義務。這回也算得功行圓滿了。

第十一章

話說傑桂林姑娘和吉恩二人。舉起烽火。連忙轉身下塔。祇下了幾級石梯。忽聽得一陣礮聲隆隆。響個不住。那萬籟無聲的秋夜。早一刻還只有唧唧的蟲聲。一霎時變成了璠威著名的美斯頓海灣一般的駭浪驚濤。奔騰澎湃。原來法軍藉着火光。描準野礮。裝着榴彈。向這邊圍牆戰壕一帶。砰砰訇訇的轟來。夾着那重礮擊射的聲音。更加利害。便如雄獅怒吼。山鳴谷應。偌大的彈丸。在空中呼呼的飛過。落地便炸。炸裂的聲音。直撼得石壁都動。人的耳膜。更不消

說了。把個小吉恩嚇得要哭出來。姑娘緊攜着他的小手。沒命的跑下石梯。只想快快趕到地道便好躲入廚房後面那間小房去了。正走時。只見上面的火光從石縫裏反射進來。成了慘澹的紅色。榴彈爆裂的光。便像閃電一般閃了一下。接着便是霹靂般的震天價響。吉恩再忍不住了。哭叫起來。姑娘一面叫他住哭。一面催他快走。正說話時。忽聽塔內發出一種聲音。比那礮聲喇叭聲人的呼哨聲更加可怕。原來是德軍衝上塔來。那蹬蹬的腳步聲。聽去決不像一個人的。姑娘心想。上面是無情的烈火。下面是萬惡的敵人。真是狹路相逢。進退維谷。幸虧人急智生。猛然記起還有一處可以躲避。這塔的構造。靠着四圍石牆。都是七灣八轉的。旋梯中間。卻用板壁隔成。一層一層的房間。姑娘便循着板壁摸去。心中撲撲的跳。便像與下面的步聲互相唱和。摸了一會。好容易纔摸着扇門。卻上了鎖。便把全身靠住。用力推去。虧得那鎖已陳舊了。不甚

堅牢。推了兩下。便開了。忙攜着吉恩進去。兩人喘吁吁的。蜷伏做一團。吉恩只嚇得索索的抖。只聽步聲慢慢近了。那些人已由外面走過。一面走。一面罵。一逕的上去。姑娘便緊緊摟住吉恩。伏在角上。等了一會。纔又聽得上面的人轉來。因爲此時火勢已成。無法撲滅了。可憐百十年的古塔。運命就在今夜一夜了。姑娘聽那步聲在門前過了一會。纔探身出來。重又下梯。心想自己的責任已盡。可告無罪。雖然火險當前。卻天君泰然。俯仰無忤。不覺輕啓朱唇。嫣然微笑。又行了幾步。猛然站住。想起來時匆忙。忘記掩蓋地道進口的那塊方石。倘若那救火的人看見。只要守住那個地方。便把歸路截了。再不然他們也鑽進裏面。豈不活活把姑母做了犧牲麼。便是披雷馬賽諸人。都不免一死。想到這裏。不免着急。但是也無法可設。只好硬着心腸。聽天由命。離立處不遠。石壁上。有個小窗。火光直照進來。姑娘便緣在窗上。朝外看時。只見天井中站滿了全

副武裝的敵人。火光照在頭盔上。閃閃奪目。正在提防那猛烈的攻擊。西邊的圍牆被礮彈轟穿了。一個絕大的窟窿。用好些殘破的木架石塊塞住。有些壓斃轟斃的屍體。還夾在那些東西當中。好不慘目。那時將近天明。一陣曉風吹得塔上的火煙迷漫四散。那擠滿了人的天井。霎時如墮五里霧中。看不清楚。風向上一捲。煙又升上去。正像舞臺上重新開幕。見那些人正蜂擁上前。堵住缺口。忽然豁喇喇的一聲大響。只震得這座塔連根搖動。火光裏只見圍牆向內倒來。碎成齏粉。那靠牆木架上面站的人。一個個擲在空中。幾旋幾轉。又跌下去。橫七豎八的躺在瓦礫之上。原來法軍的重礮。又將圍牆轟成一洞。天井裏的人正向後退。又是一個榴彈飛來。在人叢裏爆發。濃煙散處。一堆血肉模糊的零肢斷體。好像築成的一座肉山一般。一聲吶喊。德軍早拖出兩尊機關礮來。鐵輪在那新死的屍體上碾過。不比在地上那般平滑。便把這兩尊礮對

着兩個缺口裝置。那些礮兵。一個個磨拳擦掌。聚精會神的預備施放。知道法軍必向這裏撲來。

姑娘親目所見。天井裏這些景象。還是一個小小部分。那戰濠野外。纔算是一場大戰咧。只要聽那礮彈飛過的呼哨聲。落地的炸裂聲。人的吶喊聲。祈禱聲。哭泣聲。咒詛聲。喧成一片。比圍牆內何止利害十倍。戰爭的慘酷。真同神話上說的什麼修羅場。九幽獄。不相上下。何怪世人比他做罪惡之源呢。閒言休敘。且說吉恩此時也伏在姑娘旁邊。兩手握住窗櫺。怕也沒法。倒睜着雙眼不出聲。看個出神。看見堡門口階基上站着一羣人。頭上通是綴着金鷲帽章。想是一班官員。便指給姑娘瞧。姑娘看去。認得那個披着灰色長外套的。就是富萊特立。只見旁邊一個軍官正在那裏指手劃腳。向富萊特立講話哩。看那神氣。似乎要他進內暫避。富萊特立到底是員大將。有些膽略。反搖頭拒絕。雖然天

井裏彈如雨下。他卻依然站着。督率指揮。動也不動。一個彈子。落在他面前不遠。擊斃了好些人。他還是神色不驚。若無其事。姑娘看了。也不免佩服。又見一彈向着一尊機關礮飛來。打個正着。煙散處。旁邊站立的礮手。一個個倒在地。上動也不動。那尊礮雙輪粉碎。礮管朝天。已成廢物。富萊特立舉手一揮。號笛嗚嗚的叫起來。那些兵便飛跑上前。站成行列。有些爬上那未倒的木架之上。有些擁向缺口。站在瓦礫之上。還未站的穩。又是幾個彈子飛來。倒了許多。只見富萊特立又向西方一指。似乎知道大勢已去。無可挽救。便從從容容扣緊外套。大踏步下了階級。向東門走去。進了門。便不見了。富萊特立去了之後。只聽外面一陣喇叭之聲。抑揚貫耳。夾着衝鋒的喊聲。姑娘知是國軍撲近。礮火的功能已經掃蕩了。深溝堅壁。現在便是兩軍短兵相接的當兒了。法軍漸漸近前。那機關礮手便把那一尊未轟碎的機關礮振動。連珠似的發射。果然那

衝鋒的喊聲便小了些。只是法軍奮勇異常。前仆後繼。潮水似的只向前湧。那靠着牆架站的德軍也拚命的放槍抵禦。正在那個時候。只聽又是豁喇喇的一聲響。這塔又搖動起來。姑娘覺得這決不干礮彈震動。塔的上半截已經燒倒。火光暗了一下。又大明起來。比先前分外明亮。火已燒到姑娘站處的上層。快要到頭頂上來了。知道此處不能再留。向窗外再望一眼。正待轉身走時。只見幾個紅藍軍服的國軍。從缺口裏直跳進來。手裏挺着長劍。只向那着灰色衣的身上搨去。那種兇相。竟像一羣殺人不眨眼的野蠻人一般。姑娘不由得絆住了腳。捨不得走。也不顧什麼危險。便立住望着。只見國軍正在左衝右突。猝然倒了一半。那紅藍顏色的軍服。混在那灰色死人堆裏。分外鮮麗奪目。原來那機關礮又發射起來。只是法軍拚命衝來。再也不退。兩下便在天井中混鬪。那時姑娘同吉恩站處一陣輕風吹過。火勢更加利害。便是從下面那扇未

關的門中。吸上來的。姑娘心想趁着兩軍拚死的當兒。正好下去。便攜住吉恩的手。爬下梯去。走到石梯最下級。那個轉灣。便看見天井內了。姑娘偷眼看時。只見那塊方石。依然擱在一邊。因爲德人在夢中驚起。只顧抵禦敵人。沒有閒心理會。就有進去的。也隨即出來。沒有工夫去尋幽探險。但是從梯口到那地道。還有幾步距離。全是敞地。沒有什麼遮攔。姑娘心想。雖然只有幾步遠。總會被人看見。豈不危險嗎。但是只有這條路。儘着遲延。也無益於事。便大着膽拉了吉恩走去。剛剛走到塔門。一個灰白頭髮的少年迎面踱來。只見他圓頭大眼。紫色的嘴唇緊閉着。一手拿着桿槍。槍頭卻拋在地上。一手插在破衣內。自腰以下。斑斑點點。盡是血迹。姑娘大吃一驚。連忙倒退。那人似乎也看見一個女人。嘻開着口。似笑非笑。伸張兩手。向前撲來。忽然狂叫一聲。撲通倒在地。上敢是死了。姑娘這纔定一定神。用手翼着吉恩。三步兩腳的搶到地道面前。

正待仰腳下去。連忙又拔了出來。聽得裏面有人聲。定睛看時。原來是個德軍受了重傷。躲在這裏口裏呻吟着呼爹叫娘。已經奄奄待斃了。姑娘看清楚了。攜着吉恩。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捱身進去。還隱隱聽見地面上吶喊之聲。驚天動地。吉恩問道。姑娘咱們的軍隊回來了麼。得了勝麼。姑娘也不暇回答。只顧拖着他連爬帶跌的向前走。走了一會。好容易到了。轉出牀後。只見燭還是點着。披雷馬賽都坐在牀邊椅上等候着。聖戴侯夫人卻安安然的躺在牀上。夫人一見姑娘點頭道。好孩子辛苦了。你做的事。我也不用多問。我們都已親耳聽見了。我打發披雷上去。看是什麼情形。他卻跑回來。只嚷這裏危險。住不得了。披雷便插口道。真是險的了不得。一個挺大的礮彈直打過餐室的牆裏面。一個酒醉的軍官活活的打死了。瓶子酒盃砸在一地。礮彈我雖然沒有看見。那個窟窿可真大。可以牽一頭牛出進。幸虧還沒有爆開。不然我們這裏還

有人麼。我一見那個死人。便嚇得亡命的下來。真是好險。真是好險。披雷嘍嘍。叨叨的說。姑娘也不去探他。只側着耳聽外邊。只聽得礮聲人音。還是鬧烘烘的。夫人等披雷說完。纔道我想總是礮彈打在牆上。那人是石頭飛來打死的。不然那裏會不炸裂呢。又問姑娘道。咱們得了勝麼。姑娘還未及開言。只聽得上面一種清越的聲音。竟像代他作答。便是那法蘭西軍隊得勝的歡呼。姑娘一聽。直跳起來。喜歡得幾乎暈去。便對夫人道。姑母你聽見麼。你聽見麼。法蘭西勝了呵。法蘭西勝了。說罷。衝出房門。一直跑上樓去。只見大廳中煙霧迷漫。燈還點着。從大門一帶一逕到東邊側門。所見的通通是紅藍軍服的國軍。塔上的殘光。照見他們臉上。都有得意之色。那灰色軍服的敵人。簡直一個都不見了。耳中所聽見的。都是一片歡呼之聲。沒有那粗濁不堪的條頓語了。姑娘這一喜。真非同小可。心想法蘭西居然捲土重來。自己雖不敢居功。總也可告

無罪。又見天井裏的國軍。還是穿梭般不斷。有些脫了紅色軍衣。攜在手裏。一頭走。一頭搖曳着後面一尊大礮。對着東方射去。來復槍也連珠似的放個不停。正在追奔逐北。紅藍叢裏。忽然一個堅革服裝的健兒。直觸入姑娘的眼簾中。那人正一躍上階。跑進門來。一頭跑。一頭東張西望。一見姑娘。便飛也似的走攏來。口中嚷道。傑桂林。傑桂林。感謝天主。你平平安安在這兒。姑娘也忙迎上去。執着他的手。緊緊握住。半哭半笑的。只叫聲莫列斯。第茨莫列斯。早搵着香腮。着實的接了一個吻。第茨莫列斯道。你好麼。我的心幾乎碎了。你這次的功勞真大。怪不得馬島大佐。口口聲聲說你是世間第一奇女子。本來也是他人萬萬做不到的。自己舉起火。引那礮彈向着自己住的地方打來。真是稀有的奇事。你真不愧是個空前絕後的女英雄。你把自己的家。自己的身體。自己的靈魂。通通都孝敬你祖國法蘭西了。姑娘聽他這般贊揚。反覺不好意思。臉

都紅了。忽然看見第茨莫列斯的左手上纏了塊布。布上血迹殷然。恰巧正是在塔上替他繃紮的那隻手。連忙問道。莫列斯。你受了傷麼。那是甚麼東西。快告訴我。第茨莫列斯微笑道。沒有什麼。只擦損了一點浮皮。我故意繃紮着玩的。我想要是把你的網巾來紮着。早就好了。姑娘聽了。不由得要笑。只是還未笑完。又帶着嗚咽之聲。雙手將那受傷的手捧住。放在自己心口上。又道。莫列斯。你別故意的取笑。別怕我着急。只告訴我傷的重麼。倒底是怎麼樣的。第茨莫列斯道。一顆槍子打個對穿。等我尋那顆子時。早不見了。我自己繃紮了。倒也沒甚麼痛苦。好姑娘。別着急。頂多在這裏休養幾天。不去飛行。便會好了。姑娘望了他一眼。嗚咽道。真是幾天就會好嗎。莫列斯阿。這幾天你必須同我在一塊兒。你允許我嗎。

第十二章

話說秦腦村的戰事。算是完結了。那時東北角上。漸漸現出魚肚色的曙光來。傑桂林姑娘帶了馬賽披雷吉恩諸人。將堡中所有的臥具。鵝毛褥。草薦之類。通通取出。一行一行的放在廣廳餐室之中。連天井一帶也急急忙忙搭起帆布帳篷。安置臥具。第茨莫列斯此時也是一刻離不開姑娘。便也幫着拿這樣。拿那樣。大眾忙了一會。方纔安置妥貼。那些紅十字隊的人也忙着搬運兩方的傷兵。在戰濠天井各處。血肉模糊的死人堆裏。來來往往的。尋那還未死的人。餐室裏點了許多的燈。那些醫生正在分別傷的輕重。着手治療。只見那些傷兵。也有用懸床擡着的。也有跛着腳。獨自一個走的。也有同伴扶着。愁眉苦眼的。一起一起的進去。從那裏出來的卻又不同。有些用繃布紮裹的。有些用藥麻醉着。去擡着走的。有些是傷勢太重。無可救藥的。形形色色。穿梭似的出進天井內。另外有些人在那裏扛擡屍首。照昨天的樣子。埋在戰濠之內。姑娘

見了這許多的傷兵。迴想那衝鋒冒鏑的情形。通是親眼目覩。本國的健兒。固然可敬。便是那敵人也是各爲各的國家。一齊落得肢體不完。好生慘目。便同第茨莫列斯商量道。我想盡我的能耐去救助救助他們。你說什麼法子好呢。第茨莫列斯道。最好弄些醞釀的熱咖啡來。他們人人都喝了。德國人常說的。只要有熱流質充滿了胃臟。便儘穀了。姑娘依允。便叫披雷到貯藏室去取咖啡。自己同馬賽莫列斯汲了幾大壺水。放在火爐上燒沸。那時莫列斯的手也繃紮乾淨。幫着料理。用乾淨布包着咖啡。在熱水內浸出香味來。只等水一沸便好了。這個當兒。聖戴侯夫人請第茨莫列斯等到他房裏。第茨莫列斯一面包咖啡。一面將這次反攻的情形。一一告訴夫人。並說上次援兵失約的原故。是因爲調到別處去了。那裏的情勢更爲吃緊。現在巴黎已起傾國之兵。以備抵禦。這次的援兵。便是新近從巴黎來的。幸喜在這裏不遠會合。便立刻悄悄

轉來。又稱贊姑娘燒塔爲號。真是智勇兼全。馬島大佐原定的計策。也不過叫在塔上掛起標燈火炬之類。姑娘卻把全塔付之一炬。使火光更大。礮術易施。別人不但做不到。也萬想不到的。姑娘謙遜道。不是你將塔比做個大烟囪。我何嘗想得到呢。我不過依着你的話做的。並不是自出心裁。第茨莫列斯聽了。呵呵大笑。正得意忘形時。手裏的咖啡落了一地。夫人道。那些咖啡怕要好了。馬賽披雷吉恩便將幾大壺拿上樓去。第茨莫列斯也拿着把壺。姑娘拿着杯子。一杯一杯的注了。送到傷兵面前。凡是德軍。多給他些。兩人一頭走。一頭說。現在從西方來的步兵騎兵。輜重火藥之類。連綿不斷。連巴黎街上的汽車馬車。也徵調來。裝載軍需。運向東方前敵。這座村堡。可以堅守無虞了。那些傷兵飲了咖啡。十分的感謝。有些口不能言的。只在目光中表明謝意。有些傷稍輕微的。還掙扎着將護那重傷夥伴。姑娘卻執意要個個送到。便似一位救苦救

難的天使。在那呻吟痛苦的人叢裏。迴來翔去。直使衆生皆大歡喜。姑娘走到那廳屋的盡頭。見地舖上躺着個少年。好生面善。記不起在那裏曾經見過。便蹲在地上。遞咖啡與他。那少年道。姑娘。我昨日還在這裏與姑娘講過話。現在站不起來了。姑娘這纔記起。就是那個衛兵。講過他的情人名叫米米。送他入伍的時候。還灑了多少相思之淚。那時自己還沒有嘗過愛情滋味。如今方纔想起。便答道。你傷的利害麼。少年道。長劍刺穿了腿。我還是幸運。這個可以醫好的。米米必定會說我是個英雄。他還要得意得很呢。姑娘你道是不是。姑娘正用手扶着他頭去喝咖啡。口中答道。他自然要得意的。少年喝完了。又道。今日未開戰之前。我們長官說過。那個首先衝入缺口的。便把他的名字呈報上去。獎給十字勳章。我雖然不是第一個。但是在我之前的都死了。活的裏頭。算來我卻是第一。姑娘你說這個勳章。不輪到我。還輪到誰呢。凱旋之後。米米同

我兩人對孩子們說起。父親如何得着這座勳章。豈不有趣。這卻是將來的話。我和他還沒有結婚咧。姑娘聽了。只點點頭。覺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便放了手。立起身來。蒹茨莫列斯提着把空壺。站在旁邊。見姑娘轉過身來。便望了姑娘一眼。笑了一笑。姑娘覺得他望的有些古怪。多半聽見這小衛兵說的話了。不由得臉上一紅。又像塔上訂婚的時候。羞答答的。只不作聲。指了他空壺一下。便急急走開。那時廳內的傷兵都已送到。蒹茨莫列斯跟着姑娘到廚房裏。添上一壺。向天井裏去。那裏的人。通是傷得極輕的。坐在帳篷下。也有講這次戰爭的事的。也有吸煙捲兒的。談笑的。有些還聚在一堆。鬪葉子戲。地面也收拾乾淨了。屍體通已搬盡。只有那廢壘頽垣。還留下戰爭的陳迹。破碎的機關礮。也拋到別處去了。蒹茨莫列斯便將杯壺放下。叫他們自己取飲。攜着姑娘的手。慢慢的向塔門踱去。此時塔門卻沒有了。只賸得幾縷殘煙。向空吞吐也。

像人的唏噓感歎一般。第茨莫列斯停住了腳。向那瓦礫中望去。問姑娘道。我至今還不明白。你從那裏上去的呢。你只對大佐和我說。你曉得一條路。到底這條路在那裏呢。姑娘聽了微微一笑。簡單的告訴了他那條地道。又指道。那地道的這頭。便在那燒糊的木頭下面。說罷。不覺傷感起來。又道。可憐的塔呵。竟通通燒盡了。第茨莫列斯勸道。你也不必悲傷這個塔。卻盡了極榮耀的職任呢。姑娘點頭道。我何嘗不知道。但是一生所愛的東西。還有許多的紀念品。都在裏頭。便是昨天你我不是還在這裏談話麼。若不是爲我祖國法蘭西。豈忍平白地將他燒掉。莫列斯。你要曉得婦人的心。都是這樣。無論什甚心愛的東西。只要還有比他再可愛的。便肯犧牲了。卽如我犧牲這親愛的塔。也是爲的祖國。就如做母親的爲救他的兒女。便什麼東西都捨得。或是一個婦人爲情人的分上。寧可自己受些痛苦。都是一理咧。第茨莫列斯聽了。大爲感動。一

時回答不來。舉日向東方山岡望去。那時天益發亮了。良久纔說道。那邊太陽出了。你所做的事。你所犧牲的東西。也和那日出一樣。另外生出一番氣象。就像昨日法蘭西的全戰線。處處都是危險的了。不得有了你這麼一着。這裏便反敗爲勝了。惟願法蘭西貴國也像旭日初升一般。前途再沒一點障礙。便是你我昨天所嘗的相思滋味。如今也是苦盡甘來。那塔上一番情話。正是我們愛情的新紀元咧。姑娘移步近前。與第茨莫列斯並肩立着。隨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見朝暾已上。那作作的光芒。紅的如玫瑰花一般的可愛。

紅鴛豔牒卷下終



偵探
小說

(二)
(桶)
(案)

一册 二角半

秘魯愛國會中。有一戕仇之預報物。其名曰桶。辯倫及仇廉白二人。皆先收到一桶而後被殺。有某小說家。某偵探。百計調查。未得真犯。及該黨匿名書發現。其事乃白。罪人亦入獄自經。案情詭怪。文筆明顯。

偵探
小說

(香)
(囊)
(記)

一册 二角

叙述一法人某。因犯案。使捕國事犯自贖。及潛入國事犯家。獲一香囊。見其眷屬。誠懇摯。心良不忍。遂慨然釋之。自投主教伏罪。乃國事犯之眷屬。亦自行投到。并陳述法人某之義。主教皆免之。後并與其眷屬之妹。得諧伉儷。兒女英雄。足稱雙絕。

元(350)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初版

(紅鴛艷牒一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陳 大 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昌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出版

教育部 審定

通俗教育講演用書

增訂

國恥小史

一冊三角

沈文濬編 是書歷舉我國近數十年來國際上之大
事變。上起鴉片之戰。下迄日俄戰爭。文筆淺顯。議論沈
痛。令人讀之。油然而生愛國保種之心。書為沈君原編。
復經沈彭年君詳加校改。最合通俗教育講演之用。

國恥小史續編

一冊三角

趙玉森編 日本要求及俄蒙交涉。實為我國最近交
涉中重大之案件。茲特將交涉真相。訂約全案。據實編
成續編。凡我國民。亟宜人手一編。以資儆惕。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